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二)

施耐庵著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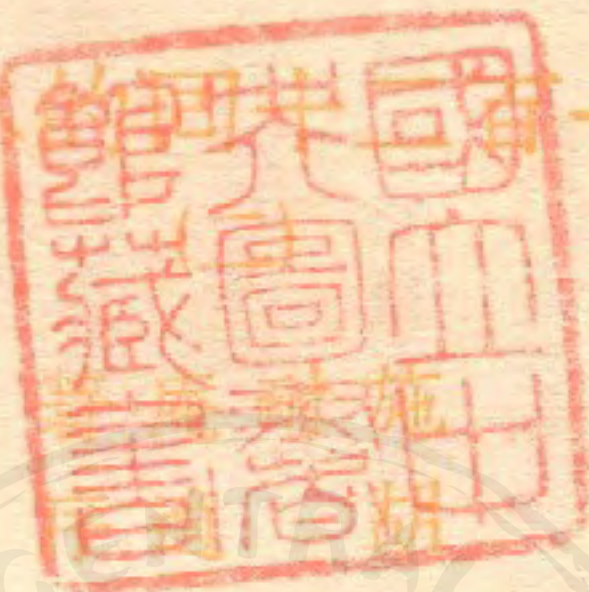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許水



書叢本基學國

交
換

第四回

趙員外重修文殊院

魯智深大鬧五臺山

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，拖扯的不是別人，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。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，說道：『恩人，你好大膽！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，出一千貫賞錢捉你，你緣何却去看榜？若不』是老漢遇見時，却不被做公的拿了。榜上見寫着你年甲，貌相，貫址。』魯達道：『洒家不瞞你說，因為你上，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，正迎着鄭屠那廝，被洒家三拳打死了，因此上在逃。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，不想來到這裏。你緣何不回東京去，也來到這裏？』金老道：『恩人在上：自從得恩人救了，老漢尋得一輛車子，本欲要回東京去，又怕這廝趕來，亦無恩人在彼搭救；因此，不上東京去。隨路望北來，撞見一個京師古鄰，來這裏做買賣，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。虧殺了他，就與老漢女兒做媒，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，養做外宅，衣食豐足，皆出於恩人。我女兒嘗嘗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。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，

嘗說道：「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，想念如何能勾得見。」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，却再商議。」

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，到門首，只見老兒揭起簾子，叫道：「我兒，大恩人在此。」那女孩兒濃粧豔飾，從裏面出來，請魯達居中坐了，插燭也似拜了六拜，說道：「若非恩人垂救，怎能勾有今日？」魯達看那女子時，另是一般丰韻，比前不同。但見：

金釵斜插，掩映烏雲；翠袖巧裁，輕籠瑞雪。櫻桃口淺暈微紅，春筍手半舒嫩玉。纖腰嫵娜，綠羅裙微露金蓮；素體輕盈，紅繡襖偏宜玉體。臉堆三月嬌花，眉掃初春嫩柳。香肌撲簌瑤臺月，翠鬢籠鬆楚岫雲。

那女子拜罷，便請魯提轄道：「恩人上樓去請坐。」魯達道：「不須生受，洒家便要去。」金老便道：

「恩人既到這裏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？」老兒接了桿棒包裹，請到樓上坐定。老兒分付道：「我兒陪侍恩人坐坐，我去安排飯來。」魯達道：「不消多事，隨分便好。」老兒道：「提轄思念，殺身難報，量些粗食薄味，何足掛齒。」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，金老下來，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，分付那個姪婿，一面燒着火。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，買了些鮮魚，嫩雞，釀鵝，肥鮓，時新果子之類歸來。一面開酒，收拾菜蔬，都早

擺了，搬上樓來。春臺上放下三個蓋子，三雙筯，鋪下菜蔬，果子，嘎飯等物，姪媳將銀酒壺盪上酒來。女父二人，輪番把盞。金老倒地便拜，魯提轄道：『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，折殺俺也。』金老說道：『恩人聽稟：前日老漢初到這裏，寫個紅紙牌兒，旦夕一炷香，父女兩個兀自拜哩。今日恩人親身到此，如何不拜？』魯達道：『却也難得你這片心。』

三人慢慢地飲酒，將及天晚，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。魯提轄開窗看時，只見樓下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口裏都叫拿將下來。人叢裏一個人，騎在馬上，口裏大喝道：『休教走了這賊！』魯達見不是頭，拿起凳子，從樓上打將下來。金老連忙搖手叫道：『都不要動手。』那老兒搶下樓去，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，說了幾句言語，那官人笑將起來，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，各自去了。那官人下馬，入到裏面，老兒請下魯提轄來，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：『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，義士提轄受禮。』魯達便問那金老道：『這官人是誰？素不相識，緣何便拜洒家？』老兒道：『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。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，因此引莊客來廝打。老漢說知，方纔喝散了。』魯達道：『原來如此。怪員外不得。』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。金老重整杯盤，再備酒食相待。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，

魯達道：『洒家怎敢！』員外道：『聊表相敬之禮，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，今日天賜相見，實爲萬幸。』魯達道：『洒家是個粗鹵漢子，又犯了該死的罪過。若蒙員外不棄貧賤，結爲相識，但有用洒家處，便與你去。』趙員外大喜，動問打死鄭屠一事，說些閒話，較量些鎗法。喫了半夜酒，各自歇了。

次日天明，趙員外道：『此處恐不穩便，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。』魯達問道：『貴莊在何處？』員外道：『離此間十里多路，地名「七寶村」便是。』魯達道：『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。』未及晌午，馬已到來，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，叫莊客擔了行李。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，和趙員外上了馬，兩個並馬行程，於路說些閒話，投七寶村來。不多時，早到莊前下馬，趙員外攆住魯達的手，直至草堂上，分賓而坐；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。晚間收拾客房安歇，次日又備酒食管待。魯達道：『員外錯愛，洒家如何報答。』趙員外便道：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』如何言報答之事。』

話休絮煩。魯達自此之後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，忽一日，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，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，逕到書院裏，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。見沒人，便對魯達道：『恩人，不是老漢心多，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，員外誤聽人報，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，後却散了，人都有些疑心，說開

去。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，鄰舍街坊打聽得緊，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。倘或有些疎失，如之奈何？」魯達道：「恁地時，洒家自去便了。」趙員外道：「若是留提轄在此，誠恐有些山高水低，教提轄怨恨；若不留提轄來，許多面皮都不好看。趙某却有個道理，教提轄萬無一失，足可安身避難，只怕提轄不肯。」魯達道：「洒家是個該死的人，但得一處安身便了，做甚麼不肯？」趙員外道：「若如此，最好。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，喚做五臺山，山上有一個文殊院，原是文殊菩薩道場。寺裏有五七百僧人，爲頭智真長老，是我弟兄。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。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，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，只不會有個心腹之人，了這條願心。如是提轄肯時，一應費用，都是趙某備辦，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？」魯達尋思：「如今便要去時，那裏投奔人，不如就了這條路罷。」便道：「既蒙員外做主，洒家情愿做了和尚，專靠員外照管。」當時說定了，連夜收拾衣服，盤纏，緞疋，禮物排擔了。次日早起來，叫莊客挑了，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。辰牌已後，早到那山下。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，果然好座大山！但見：

雲遮峯頂，日轉山腰；
嵯峨彷彿接天關，
峯嶽參差侵漢表。
巖前花木舞春風，
暗吐清香；
洞口藤蘿披宿雨，
倒懸嫩線。
飛雲瀑布，
銀河影浸月光寒；
峭壁蒼松，
鐵角鈴搖龍尾動。
山根雄峙三千界，
巒

勢高擎幾萬年。

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，擡上山來；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。到得寺前，早有寺中都寺，監寺，出來迎接。兩個下了轎子，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。寺內智真長老得知，引着首座，侍者，出山門外來迎接。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，真長老打了問訊，說道：『施主遠出不易。』趙員外答道：『有些小事，特來上刹相浼。』真長老便道：『且請員外方丈喫茶。』趙員外前行，魯達跟在背後，看那文殊寺，果然是好座大刹！但見：

山門侵翠嶺，佛殿接青雲。鐘樓與月窟相連，經閣共峯巒對立。香積廚通一泓泉水，衆僧寮納四面烟霞。老僧方丈斗牛邊，禪客經堂雲霧裏。白面猿時時獻果，將怪石敲嚮木魚；黃斑鹿日日啣花，向寶殿供養金佛。七層寶塔接丹霄，千古聖僧來大刹。

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。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，魯達便去下首，坐在禪椅上。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：『你來這裏出家，如何便對長老坐地？』魯達道：『洒家不省得。』起身立在員外肩下。面前首座，維那，侍者，監寺，都寺，知客，書記，依次排立東西兩班。莊客把轎子安頓了，一齊搬將盒子入

方丈來，擺在面前。長老道：「何故又將禮物來？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。」趙員外道：「些小薄禮，何足稱謝！」道人行童收拾去了。趙員外起身道：「一事啓堂頭大和尚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，許剃一僧在上剎，度牒詞簿都已有了，到今不曾剃得。今有這個表弟姓魯，是關西軍漢出身，因見塵世艱辛，情願棄俗出家。萬望長老收錄，慈悲慈悲，看趙某薄面，披剃爲僧。一應所用，弟子自當準備，煩望長老玉成，幸甚。」長老見說，答道：「這個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，容易容易，且請拜茶。」只見行童托出茶來，茶罷收了盞托。真長老便喚首座，維那，商議剃度這人；分付監寺，都寺，安排齋食。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：「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，一雙眼却恁兇險。」衆僧道：「知客，你去邀請客人坐地，我們與長老計較。」知客出來，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，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：「却纔這個要出家的人，形容醜惡，貌相兇頑，不可剃度他，恐久後累及山門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，如何撇得他的面皮？你等衆人且休疑心，待我看一看。」焚起一炷信香，長老上禪椅，盤膝而坐，口誦咒語，入定去了。一炷香過，却好回來，對衆僧說道：「只顧剃度他。此人上應天星，心地剛直。雖然時下兇頑，命中駁雜，久後却得清淨，正果非凡，汝等皆不及他。可記吾言，勿得推阻。」首座道：「長老只是護短，我等只得從他。不諫不

是，諫他不從，便了。』

長老叫備齋食，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。齋罷，監寺打了單帳。趙員外取出銀兩，教人買辦物料；一面在寺裏做僧鞋，僧衣，僧帽，袈裟，拜具。一兩日都已完備。長老選了吉日良時，教鳴鐘擊鼓，就法堂內會集大眾，整整齊齊，五六百僧人，盡披袈裟，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，分作兩班。趙員外取出銀錠，表禮，信香，向法座前禮拜了。表白宣疏已罷，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。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，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，搨起來。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，却待剃鬚鬚，魯達道：『留了這些兒還洒家也好。』衆僧忍笑不住。真長老在法座上道：『大眾聽偈。』念道：『寸草不留，六根清淨，與汝剃除，免得爭競。』長老念罷偈言，喝一聲咄，盡皆剃去。淨髮人只一刀，盡皆剃了。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，請長老賜法名。長老拿着空頭度牒，而說偈曰：『靈光一點，價值千金，佛法廣大，賜名智深。』長老賜名已罷，把度牒轉將下來，書記僧填寫了度牒，付與魯智深收受。長老又賜法衣袈裟，教智深穿了。監寺引上法座前，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：『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歸奉正法，三要歸敬師友，此是三歸。五戒者：一不要殺生，二不要偷盜，三不要邪淫，四不要貪酒，五不要妄語。』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，却便道：『洒家記得。』衆僧都

笑。受記已罷，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，焚香設齋供獻。大小職事僧人，各有上賀禮物。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，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裏選佛場坐地。

當夜無事，次日趙員外要回，告辭長老，留連不住，早齋已罷，并衆僧都送出山門。趙員外合掌道：「長老在上，衆師父在此，凡事慈悲。小弟智深，乃是愚鹵直人，早晚禮數不到，言語冒瀆，誤犯清規，萬望覷趙某薄面，恕免恕免。」長老道：「員外放心，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，誦咒，辦道，參禪。」員外道：「日後自得報答。」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，低低分付道：「賢弟，你從今日難比往常，凡事自宜省戒，切不可托大。倘有不然，難以相見，保重保重。早晚衣服，我自使人送來。」智深道：「不索哥哥說，洒家都依了。」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，再別了衆人上轎，引了莊客，抬了一乘空轎，取了盒子，下山回家去了。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。

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，撲倒頭便睡，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，說道：「使不得。既要出家，如何不學坐禪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自睡，干你甚事？」禪和道：「善哉！」智深裸袖道：「團魚洒家也喫，甚麼「善哉」？」禪和子道：「却是苦也！」智深便道：「團魚大腹，又肥甜了，好喫，那得「苦

也。』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，由他自睡了。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，首座勸道：『長老說道：「他後來正果非凡，」我等皆不及他，只是護短，你們且沒奈何，休與他一般見識。』禪和子自去了。智深見沒人說他，每到晚便放翻身體，橫羅十字，倒在禪床上睡，夜間鼻如雷響；要起來淨手，大驚小怪，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，遍地都是。侍者稟長老說：『智深好生無禮，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，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？』長老喝道：『胡說！且看檀越之面，後來必改。』自此無人敢說。

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，不覺攪了四五個月。時遇初冬天氣，智深久靜思動，當日晴明得好。智深穿了皂布直裰，繫了鴉青縲，換了僧鞋，大踏步走出山門來。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，坐在鵝項懶凳上，尋思道：『干鳥麼？俺往常好酒好肉，每日不離口，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，餓得乾癟了。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洒家喫，口中淡出鳥來。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。』正想酒哩！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，挑着一付擔桶，唱上山來，上面蓋着桶蓋。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鏟子，唱着上來，唱道：『九里山前作戰場，牧童拾得舊刀鎗。順風吹動烏江水，好似虞姬別霸王。』

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，坐在亭子上，看這漢子，也來亭子上，歇下擔桶。智深道：『兀那漢

子，你那桶裏，甚麼東西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好酒！」智深道：「多少錢一桶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和尚，你真個也是作耍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和你耍甚麼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我這酒挑上去，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，直廳轎夫，老□□□生活的喫。本寺長老已有法旨：但賣與和尚們喫了，我們都被長老責罰，追了本錢，趕出屋去。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，見住着本寺的屋宇，如何敢賣與你喫？」智深道：「真個不賣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殺了我也不賣！」智深道：「洒家也不殺你，只要問你買酒喫。」那漢子見不是頭，挑了擔桶便走。智深趕下亭子來，雙手拿住匾擔，只一脚，交襠踢着，那漢子雙手掩着，做一堆蹲在地下，半日起不得。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，地下拾起鏟子，開了桶蓋，只顧舀冷酒喫。無移時，兩大桶酒喫了一桶。智深道：「漢子，明日來寺裏討錢。」那漢子方纔疼止。又怕寺裏長老得知，壞了衣飯，忍氣吞聲，那裏敢討錢。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，拿了鏟子，飛也似下山去了。

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，酒卻上來；下得亭子，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，酒越湧上來。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，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，露出脊背上花繡來，搦着兩個膀子上山來。但見：

頭重脚輕，眼紅面赤，前合後仰，東倒西歪。浪浪踉踉上山來，似當風之鶴；擺擺搖搖回寺去，如出

水之蛇。指定天宮，叫罵天蓬元帥；踏開地府，要拿催命判官。裸形赤體醉魔君，放火殺人花和尚。

魯達看看來到山門下，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，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，攔住魯智深，便喝道：「你是佛家弟子，如何噇得爛醉了上山來？你須不瞎，也見庫局裏貼的曉示：但凡和尚破戒喫酒，決打四十竹篋，趕出寺去。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，也喫十下。你快下山去，饒你幾下竹篋。」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，二來舊性未改，睜起雙眼罵道：「直娘賊，你兩個要打洒家，俺便和你廝打。」門子見勢頭不好，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，一個虛拖竹篋攔他。智深用手隔過，揸開五指，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，打得浪浪踉踉；却待掙側，智深再復一拳，打倒在山門下，只是叫苦。智深道：「洒家饒你這廝。」浪浪踉踉，攬入寺裏來。監寺聽得門子報說，叫起老郎火工，直廳轎夫，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從西廊下搶出來，却好迎着智深。智深望見，大吼子一聲，却似嘴邊起個霹靂，大踏步搶入來。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；次後見他行得兇了，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，便把亮榻關上。智深搶入塔來，一拳一脚，打開亮榻，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，奪條棒，從藏殿裏打將出來。

監寺慌忙報知長老，長老聽得，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，喝道：「智深不得無禮！」智深雖然

酒醉，却認得是長老，撇了棒，向前來打個問訊。指着廊下對長老道：「智深喫了兩碗酒，又不曾撩撥他們，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。」長老道：「你看我面，快去睡了，明日却說。」魯智深道：「俺不看長老面，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！」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，撲地便倒了，齣齣地睡了。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：「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，今日如何？本寺那裏容得這個野貓，亂了清規！」長老道：「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嘍，後來却成得正果，無奈何，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，恕他這一番；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。」衆僧冷笑道：「好個沒分曉的長老！」各自散去歇息。

次日早齋罷，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，尙兀自未起。待他起來，穿了直裰，赤着脚，一道烟走出僧堂來，侍者喫了一驚。趕出外來尋時，却走在佛殿後撒屎，侍者忍笑不住。等他淨了手，說道：「長老請你說話。」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，長老道：「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，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，我與你摩頂受記，教你「一不可殺生，二不可偷盜，三不可邪淫，四不可貪酒，五不可妄語。」此五戒乃僧家常理。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，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？打了門子，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桶子，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，口出喊聲，如何這般所爲？」智深跪下道：「今番不敢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既然出家，如何

先破了酒戒，又亂了清規？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，定趕你出寺！再後休犯！」智深起來合掌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長老留在方丈裏，安排早飯與他喫；又用好言語勸他；取一領細布直裰，一雙僧鞋，與了智深，教回僧堂去了。昔有一名賢，走筆作一篇口號，單說那酒。端的做得好！道是：

從來過惡皆歸酒，

我有一言爲世剖。

地水火風合成人，

麪糲米水和醇酎。

酒在瓶中寂不波，

人未酣時若無口。

誰說孩提卽醉翁，

未聞食糯顛如狗。

如何三杯放手傾，

遂令四大不自有！

幾人涓滴不能嘗，

幾人一飲三百斗。

亦有醒眼是狂徒，

亦有酩醕神不謬。

酒中賢聖得人傳，

人負邦家因酒覆。

解嘲破惑有常言，

「酒不醉人人醉酒。」

但凡飲酒，不可盡歡，常言：『酒能成事，酒能敗事，』便是小膽的喫了，也胡亂做了大膽，何況性高的人？

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，一連三四個月，不敢出寺門去。忽一日，天氣暴煖，是二月間天氣，離了僧房，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，看着五臺山，喝采一回。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，順風吹上山來。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，揣在懷裏，一步步走下山來，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。看時，原來却是一個市井，約有五七百家。智深看那市鎮上時，也有賣肉的，也有賣菜的，也有酒店麪店。智深尋思道：『干呆麼！俺早知有這個去處，不奪他那桶酒喫，也自下來買些喫。這幾日熬得清水流，且過去看，有甚東西買些喫？』聽得那響處，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，間壁一家門上，寫着父子客店。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，見三個人打鐵。智深便道：『兀那待詔，有好鋼鐵麼？』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，暴長短鬚，戩戩地好慘瀨人，先有五分怕他。那待詔住了手道：『師父請坐，要打甚麼生活？』智深道：『洒家要打條禪杖，一口戒刀，不知有上等好鐵麼？』待詔道：『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，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？但憑分付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。』待詔笑道：『重了。師父，小

人打怕不打了，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？便是關王刀，也只有八十一斤。』智深焦躁道：『俺便不及關王，他也只是個人。』那待詔道：『小人據常說，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，也十分重了。』智深道：『便依你說，比關王刀，也打八十一斤的。』待詔道：『師父，肥了不好看，又不中使。依着小人，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，使不動時，休怪小人。戒刀已說口，不用分付，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。』智深道：『兩件家口，要幾兩銀子？』待詔道：『不討價，實要五兩銀子。』智深道：『俺便依你五兩銀子；你若打得好時，再有賞你。』那待詔接了銀兩道：『小人便打在此。』智深道：『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。』待詔道：『師父穩便，小人趕趁些生活，不及相陪。』

智深離了鐵匠人家，行不到三二十步，見一個酒望子，挑出在房簷上。智深掀起簾子，入到裏面坐下，敲着桌子叫道：『將酒來。』賣酒的主人家說道：『師父少罪，小人住的房屋，也是寺裏的，本錢也是寺裏的。長老已有法旨；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，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，又趕出屋，因此，只得休怪。』智深道：『胡亂賣些與洒家喫，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。』店主人道：『胡亂不得，師父別處去喫，休怪休怪。』智深只得起身，便道：『洒家別處喫得，却來和你說話。』出得店門，行了幾步，又望見一家

酒旗兒，直挑出在門前。智深一直走進去，坐下叫道：『主人家，快把酒來賣與俺喫。』店主人道：『師父，你好不曉事，長老已有法旨，你須也知，却來壞我們衣飯。』智深不肯動身，三回五次，那裏肯賣。智深情知不肯，起身又走。連走了三五家，都不肯賣。智深尋思一計，若不生個道理，如何能勾酒吃？遠遠地杏花深處，市梢盡頭，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。智深走到那裏看時，却是個傍村小酒店。但見：

傍村酒肆已多年，

斜插桑麻古道邊。

白板凳鋪賓客坐，

須籬笆用棘荆編。

破瓮榨成黃米酒，

柴門挑出布青帘。

更有一般堪笑處，

牛屎泥牆盡酒仙。

智深走入店裏來，靠窗坐下，便叫道：『主人家，過往僧人買碗酒喫。』莊家看了一看道：『和尚，你那裏來？』智深道：『俺是行脚僧人，遊方到此經過，要買碗酒喫。』莊家道：『和尚，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，我却不敢賣與你喫。』智深道：『酒家不是，你快將酒賣來。』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，聲音各別，便道：『你要打多少酒？』智深道：『休問多少，大碗只顧篩來。』約莫也喫了十來碗，智深問道：『有甚

肉，把一盤來喫。』莊家道：『早來有些牛肉，都賣沒了。』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，走出空地上看時，只見牆邊沙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。智深道：『你家見有狗肉，如何不賣與俺喫？』莊家道：『我怕你是出家人，不喫狗肉，因此不來問你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。』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：『你且賣半隻與俺。』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，搗些蒜泥，將來放在智深面前。智深大喜，用手扯那狗肉，蘸着蒜泥吃，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。吃得口滑，只顧要喫，那裏肯住！莊家到都呆了，叫道：『和尚，只恁地罷！』智深睜起眼道：『洒家又不白吃你的，管俺怎地？』莊家道：『再要多少？』智深道：『再打一桶來。』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。智深無移時，又吃了這桶酒，剩下一腳狗腿，把來揣在懷裏。臨出門又道：『多的銀子，明日又來吃。』嚇得莊家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。

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，坐了一回，酒却湧上來，跳起身，口裏道：『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腳，覺道身體都困倦了，洒家且使幾路看。』下得亭子，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，上下左右，使了一回。使得力發，只一膀子，搨在亭子柱上，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，把亭子柱打折了，坍了亭子半邊。門子聽得半山裏響，高處看時，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，搶上山來。兩個門子叫道：『苦也！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，可便把山門

關上，把拴拴了。』只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智深搶到山門下，見關了門，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，兩個門子那裏敢開。智深敲了一回，扭過身來，看了左邊的金剛，喝一聲道：『你這個烏大漢，不替俺敲門，却拿着拳頭嚇洒家，俺須不怕你。』跳上臺基，把柵刺子只一拔，却似攤葱般拔開了；拿起一根折木頭，去那金剛腿上便打，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。門子張見道：『苦也！只得報知長老。』智深等了一會，調轉身來，看着右邊金剛，喝一聲道：『你這廝張開大口，也來笑洒家。』便跳過右邊臺基上，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，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，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，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。兩個門子去報長老，長老道：『休要惹他，你們自去。』只見這首座，監寺，都寺，并一應職事僧人，都到方丈稟說：『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，把半山亭子，山門下金剛，都打壞了，如何是好？』長老道：『自古天子尙且避醉漢，何況老僧乎？若是打壞了金剛，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；倒了亭子，也要他修蓋，這個且由他。』衆僧道：『金剛乃是山門之主，如何把來換過？』長老道：『休說壞了金剛，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，也沒奈何，只可迴避他。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？』衆僧出得方丈，都道：『好個囫圇竹的長老！門子，你且休開，只在裏面聽。』智深在外面大叫道：『直娘的禿驢們，不放洒家入寺時，山門外討把火來，燒了這個烏寺。』衆僧

聽得叫，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，由那畜生入來；若不開時，真個做出來。門子只得捻脚捻手，把拴拽了，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，衆僧也各自迴避。

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，撲地顛將入來，吃了一交。扒將起來，把頭摸一摸，直奔僧堂來。到得選佛場中，禪和子正打坐間，看見智深揭起簾子，鑽將入來，都吃一驚，盡低了頭。智深到得禪牀邊，喉嚨裏咯咯地響，看着地下便吐。衆僧都聞不得那臭，個個道：『善哉！』齊掩了口鼻。智深吐了一回，扒上禪牀，解下縲，把直裰帶子都唵唵剝剝扯斷了，脫下那脚狗腿來。智深道：『好好，正肚饑哩！』扯來便吃。衆僧看見，便把袖子遮了臉，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。智深見他躲開，便扯一塊狗肉，看着上首的道：『你也到口。』上首的那和尚，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。智深道：『你不吃。』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，那和尚躲不迭，却待下禪牀，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，將肉便塞。對牀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，智深撇了狗肉，提起拳頭，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鑿。滿堂僧衆大喊起來，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。此亂喚做『捲堂大散。』首座那裏禁約得住？

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，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。監寺，都寺，不與長老說知，叫起一班職事僧人，點

起老郎，火工道人，直廳轎夫，約有一二百人，都執杖叉棍棒，盡使手巾盤頭，一齊打入僧堂來。智深見了，大吼一聲，別無器械，搶入僧堂裏，佛面前推翻供桌，搥兩條桌脚，從堂裏打將出來。但見：

心頭火起，口角雷鳴。奮八九尺猛獸身軀，吐三千丈凌雲志氣。按不住殺人怪膽，圓睜起捲海雙睛。直截橫衝，似中箭投崖虎豹；前奔後湧，如着鎗跳澗豺狼。直饒揭帝也難當，便是金剛須拱手。

當時魯智深輪兩條桌脚，打將出來，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，都拖了棒，退到廊下。智深兩條桌脚，着地捲將來，衆僧早兩下合攏來。智深大怒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只饒了兩頭的。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，只見長老喝道：『智深不得無禮，衆僧也休動手。』兩邊衆人，被打傷了數十個，見長老來，各自退去。智深見衆人退散，撇了桌脚，叫道：『長老與洒家做主。』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。長老道：『智深，你連累殺老僧。前番醉了一次，攪擾了一場，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，他寫書來，與衆僧陪話。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，亂了清規，打坍了亭子，又打壞了金剛：這個且由他。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，這個罪業非小，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，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，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？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，我安排你一個去處。』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，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，再回僧堂，自去坐禪；打傷

了的和尚，自去將息。長老領智深到方丈，歇了一夜。

次日，真長老與首座商議：「收拾了些銀兩贖發他，教他別處去，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。」長老隨即修書一封，使兩個直應道人，逕到趙員外莊上，說知就裏，立等回報。趙員外看了來書，好生不然。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：「壞了的金剛亭子，趙某隨即備價來修；智深任從長老發遣。」長老得了回書，便叫侍者取領阜布直裰，一雙僧鞋，十兩白銀，房中喚過智深。長老道：「智深，你前番一次大醉，鬧了僧堂，便是誤犯。今次又大醉，打壞了金剛，坍了亭子，捲堂鬧了選佛場，你這罪業非輕；又把衆禪客打傷了。我這裏出家，是個清淨去處，你這等做，甚是不好。看你趙檀越面皮，與你這封書，投一個去處安身。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。我夜來看了，贈汝四句偈言，終身受用。」智深道：「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？願聽俺師四句偈言。」真長老指着魯智深，說出這幾句言語，去這個去處。有分教，這人笑揮禪杖，戰天下英雄好漢；怒掣戒刀，砍世上逆子讒臣。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，果證江南第一州。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『小霸王』醉入銷金帳

『花和尚』大鬧桃花村

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：『智深，你此間決不可住了。我有一個師弟，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，喚做智清禪師。我與你這封書，去投他那裏，討個職事僧做。我夜來看，贈汝四句偈言，你可終身受用，記取今日之言。』智深跪下道：『洒家願聽偈言。』長老道：『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富，遇水而興，遇江而止。』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，拜了長老九拜。背了包裹，腰包，肚包，藏了書信，辭了長老并衆僧人，離了五臺山，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，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。就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，無一個不歡喜。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。過不得數日，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，再塑起金剛，重修起半山亭子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爲證：

禪林辭去入禪林，

知己相逢義斷金。

且把威風驚賊膽，

漫將妙理悅禪心。

綽名久喚花和尚，

道號親名魯智深。

俗願了時終證果，

眼前爭奈沒知音。

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，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，做了刀鞘，把戒刀插放鞘內，禪杖却把漆來裹了。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，背了包裹，跨了戒刀，提了禪杖，作別了客店主人，并鐵匠。行程上路，過往人看了，果然是個莽和尚。但見：

皂直裰背穿雙袖，青圓緜斜綰雙頭。鞘內戒刀，藏春冰三尺；肩頭禪杖，橫鐵蟒一條。鷲鷲腿緊繫脚絛，蜘蛛肚牢拴衣鉢。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，胸脯上露一帶蓋膽寒毛。生成食肉殮魚臉，不是看經念佛人。

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，取路投東京來。行了半月之上，於路不投寺院去歇，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；白日間酒肆裏買喫。

一日正行之間，貪看山明水秀，不覺天色已晚，但見：

山影深沉，槐陰漸沒。綠楊郊外，時聞鳥雀歸林；紅杏村中，每見牛羊入圈。落日帶烟生碧霧，斷霞映水散紅光。溪邊釣叟移舟去，野外村童跨犢歸。

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，貪行了半日，趕不上宿頭，路中又沒人作伴，那裏投宿是好？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，過了一條板橋，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，樹木叢中，閃着一所莊院，莊後重重疊疊，都是亂山。魯智深道：『只得投莊上去借宿。』逕奔到莊前看時，見數十個莊家，忙忙急急，搬東搬西。魯智深到莊前，倚了禪杖，與莊客打個問訊。莊客道：『和尚，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？』智深道：『洒家趕不上宿頭，欲借貴莊投宿一宵，明早便行。』莊客道：『我莊上今夜有事，歇不得。』智深道：『胡亂借洒家歇一夜，明日便行。』莊客道：『和尚快走，休在這裏討死！』智深道：『也是怪哉！歇一夜，打甚麼不緊？怎地便是討死？』莊客道：『去便去，不去時，便捉來縛在這裏。』魯智深大怒道：『你這廝村人，好沒道理！俺又不曾說甚的，便要綁縛洒家。』莊家們也有罵的，也有勸的。

魯智深提起禪杖，却待要發作，只見莊裏走出一個老人來。魯智深看那老人時，似年近六旬之上，拄一條過頭拄杖，走將出來，喝問莊客：『你們鬧甚麼？』莊客道：『可奈這個和尚要打我每。』智深便道：『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，要上東京去幹事，今晚趕不上宿頭，借貴莊投宿一宵，莊家那廝無禮，要綁縛洒家。』那老人道：『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，隨我進來。』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，分賓主坐下。

那老人道：『師父，休要怪。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，他作尋常一例相看。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，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，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。』智深將禪杖倚了，起身打個問訊，謝道：『感承施主，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？』老人道：『老漢姓劉，此間喚做桃花村，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。敢問師父俗姓，喚做甚麼諱字？』智深道：『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，與俺取了個諱字；因洒家姓魯，喚做魯智深。』太公道：『師父請喫些晚飯，不知肯喫葷腥也不？』魯智深道：『洒家不忌葷酒，遮莫甚麼渾清白酒，都不揀選；牛肉狗肉，但有便喫。』太公道：『既然師父不忌葷酒，先叫莊客取酒肉來。』沒多時，莊客掇張桌子，放下一盤牛肉，三四樣菜蔬，一雙筯，放在魯智深面前。智深解下腰包，肚包，坐定。那莊客旋了一壺酒，拿一隻盞子，篩下酒與智深喫。這魯智深也不謙讓，也不推辭，無一時，一壺酒，一盤肉，都喫了。太公對席看見，呆了半晌。莊客搬飯來，又喫了，抬過桌子。

太公分付道：『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，夜間如若外面熱鬧，不可出來窺望。』智深道：『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？』太公道：『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。』智深道：『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？莫不怪小僧來攪擾你麼？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。』太公道：『師父聽說，我家時常齋僧布施，那爭』

師父一個；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，以此煩惱。」魯智深呵呵大笑道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必嫁，這是人倫大事，五常之禮，何故煩惱？」太公道：「師父不知，這頭親事，不是情願與的。」智深大笑道：「太公，你也是個癡漢，既然不兩相情願，如何招贅做個女婿？」太公道：「老漢止有這個小女，如今方得一十九歲，被此間有座山，喚做桃花山，近來山上有兩個大王，扎了寨柵，聚集着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。此間青州官軍捕盜，禁他不得，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，見了老漢女兒，撇下二十兩金子，一疋紅錦爲定禮，選着今夜好日，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。又和他爭執不得，只得與他，因此煩惱，非是爭師父一個人。」智深聽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僧有個道理，教他回心轉意，不要娶你女兒如何？」太公道：「他是個殺人不眨眼魔君，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？」智深道：「洒家在五臺山智真長老處，學得說因緣，便是鐵石人，也勸得他轉。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，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，勸他便回心轉意。」太公道：「好却甚好，只是不要捋虎鬚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的不是性命，你只依着俺行。」太公道：「却是好也！我家有福，得遇這個活佛下降。」莊客聽得，都喫一驚。

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？智深道：「飯便不要喫，有酒再將些來喫。」太公道：「有有！」隨即叫莊

客取一隻熟鵝，大碗斟將酒來，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，那隻熟鵝也喫了。叫莊客將了包裹，先安放在房裏，提了禪杖，帶了戒刀，問道：「太公，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？」太公道：「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隣舍莊裏去了。」智深道：「引洒家新婦房內去。」太公引至房邊，指道：「這裏面便是。」智深道：「你們自去躲了。」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。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，都掇過了；將戒刀放在床頭，禪杖把來倚在床邊，把銷金帳子下了，脫得赤條條地，跳上床去坐了。

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，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；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，上面擺着香花燈燭；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，大壺温着酒。約莫初更時分，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。這劉太公懷着鬼胎，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，盡出莊門外看時，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一簇人馬，飛奔莊上來。但見：

霧鎖青山影裏，滾出一夥沒頭神；煙迷綠樹林邊，擺着幾行爭食鬼。人人兇惡，個個猙獰。頭巾都戴茜根紅，衲襖盡披楓葉赤。纓鎗對對，圍遮定喫人心肝的小魔王；梢棒雙雙，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。夜間羅刹去迎親，山上大蟲來下馬。

劉太公看見，便叫莊客大開莊門，前來迎接。只見前遮後擁，明晃晃的都是器械，旗，鎗，盡把紅綠絹帛縛着。小嘍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。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，照着馬上那個大王。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，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，上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，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肚紅搭膊，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，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。

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，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：『帽兒光光，今夜做個新郎；衣衫窄窄，今夜做個嬌客。』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，斟下一杯好酒，跪在地下，衆莊客都跪着。那大王把手來扶道：『你是我的丈人，如何倒跪我？』太公道：『休說這話，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。』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『我與你家做個女婿，也不虧負了你；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。』劉太公把了下馬杯，來到打麥場上，見了香花燈燭，便道：『泰山，何須如此迎接？』那裏又飲了三杯，來到廳上，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。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擂將起來，大王上廳坐下，叫道：『丈人，我的夫人在那裏？』太公道：『便是怕羞，不敢出來。』大王笑道：『且將酒來，我與丈人回敬。』那大王把了一杯，便道：『我且和夫人廝見了，却來吃酒未遲。』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，便道：『老漢自引大王去。』拏了

燭臺，引着大王，轉入屏風背後，直到新人房前。太公指與道：『此間便是，請大王自入去。』太公拏了燭臺，一直去了。未知凶吉如何，先辦一條走路。

那大王推開房門，見裏面黑洞洞地。大王道：『你看我那丈人，是個做家的人，房裏也不點碗燈，由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。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。』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，忍不住笑，不做一聲。那大王摸進房中，叫道：『娘子，你如何不出來接我？你休要怕羞，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。』一頭叫娘子，一頭摸來摸去；一摸摸着銷金帳子，便揭起來，探一隻手入去摸時，摸着魯智深的肚皮，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，一按按將下牀來。那大王却待掙扎，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，罵一聲『直娘賊！』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，那大王叫一聲：『做甚麼便打老公？』魯智深喝道：『教你認的老婆。』拖倒在牀邊，拳頭脚尖一齊上，打得大王叫救人。劉太公驚得呆了，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，卻聽的裏面叫救人。太公慌忙把着燈燭，引了小嘍囉，一齊搶將入來。衆人燈下打一看時，只見一個胖大和尚，赤條條不着一絲，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。爲頭的小嘍囉叫道：『你衆人都來救大王。』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，打將入來救時，魯智深見了，撇下大王，牀邊綽了禪杖，着地打將出來。小嘍囉

見來得兇猛，發聲喊都走了。劉太公只管叫苦。打開裏，那大王爬出房門，奔到門前，摸着空馬，樹上折枝柳條，托地跳在馬背上，把柳條便打那馬，却跑不去。大王道：『苦也！這馬也來欺負我。』再看時，原來心慌，不會解得韁繩，連忙扯斷了，騎着槌馬飛走。出得莊門，大罵：『劉太公老驢休慌，不怕你飛了。』把馬打上兩柳條，撥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。

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：『和尚，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。』魯智深說道：『休怪無禮！且取衣服和直裰來，洒家穿了說話。』莊家去房裏取來，智深穿了。太公道：『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，勸他回心轉意，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，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。』智深道：『太公休慌。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，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，爲因打死了人，出家做和尚。休道這兩個鳥人，便是一二千軍馬來，洒家也不怕他。你們衆人不信時，提俺禪杖看。』莊客們那裏提得動。智深接過來手裏，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。太公道：『師父休要走了去，卻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。』智深道：『甚麼閒話，俺死也不走。』太公道：『且將些酒來師父吃，休得要抵死醉了。』魯智深道：『洒家一分酒，只有一分本事，十分酒，便有十分的氣力。』太公道：『恁地時最好；我這裏有的是酒肉，只顧教師父吃。』

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，正欲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，只見數個小嘍囉氣急敗壞，走到山寨裏叫道：『苦也！苦也！』大頭領連忙問道：『有甚麼事？慌做一團。』小嘍囉道：『二哥哥吃打壞了。』大頭領大驚，正問備細，只見報道：『二哥哥來了。』大頭領看時，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，身上綠袍扯得粉碎，下得馬倒在廳前，口裏說道：『哥哥救我一救。』大頭領問道：『怎麼來？』二頭領道：『兄弟下得山，到他莊上，入進房裏去。叵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，卻教一個胖和尚躲在女兒牀上。我卻不隄防，揭起帳子摸一摸，吃那廝揪住，一頓拳頭脚尖，打得一身傷損。那廝見衆人入來救應，放了手，提起禪杖打將出去；因此我得脫了身，拾得性命。哥哥與我做主報讎。』大頭領道：『原來恁地。你去房中將息，我與你去拏那賊禿來。』喝叫左右：『快備我的馬來！』衆小嘍囉都去。大頭領上了馬，綽鎗在手，盡數引了小嘍囉，一齊納喊下山去了。

再說魯智深正吃酒哩，莊客報道：『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。』智深道：『你等休慌。洒家但打翻的，你們只顧縛了，解去官司請賞。取俺的戒刀來。』魯智深把直裰脫了，拽扎起下面衣服，跨了戒刀，大踏步提了禪杖，出到打麥場上。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，一騎馬搶到莊前，馬上挺着長鎗，高聲喝道：

「那秃驢在那裏？早早出來決個勝負。」智深大怒，罵道：「腌臢打脊潑才，叫你認得洒家！」輪起禪杖，着地捲將來。那大頭領逼住鎗，大叫道：「和尚且休要動手，你的聲音好嘶熟，你且通個姓名。」魯智深道：「洒家不是別人，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，如今出了家，做和尚，喚做魯智深。」那大頭領呵呵大笑，滾鞍下馬，撇了鎗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哥哥別來無恙，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。」魯智深只道賺他，托地跳退數步，把禪杖收住，定睛看時，火把下認得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「打虎將」李忠。原來強人下拜，不說此二字，爲軍中不利，只喚做剪拂，此乃吉利的字樣。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，扶住魯智深道：「哥哥緣何做了和尚？」智深道：「且和你到裏面說話。」劉太公見了，又只叫苦：「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！」

魯智深到裏面，再把直裰穿了，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。魯智深坐在正面，喚劉太公出來，那老兒不敢向前。智深道：「太公休怕，他也是俺的兄弟。」那老兒見說是兄弟，心裏越慌，又不敢不出來。李忠坐了第二位，太公坐了第三位。魯智深道：「你二位在此，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「鎮關西」，逃走到代州鴈門縣，因見了洒家賣發他的金老。那老兒不會回東京去，却隨個相識，也在鴈門縣住。他那個女兒，

就與了本處一個財主趙員外。和俺廝見了，好生相敬。不想官司追捉得洒家要緊，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。洒家因兩番酒後，鬧了僧堂，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，教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，投了智清禪師，討個職事僧做。因爲天晚，到這莊上投宿，不想與兄弟相見。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？你如何又在這裏？」李忠道：「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，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。我去尋史進商議，他又不知投那裏去了。小弟聽得差人緝捕，慌忙也走了。卻從這山下經過，卻纔被哥哥打的那漢，先在這裏桃花山扎寨，喚做「小霸王」周通。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，被我贏了，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，讓第一把交椅，教小弟坐了，以此在這裏落草。」

智深道：「既然兄弟在此，劉太公這頭親事，再也休題。他止有這個女兒，要養終身；不爭被你把了去，教他老人家失所。」太公見說了，大喜，安排酒食出來，管待二位。小嘍囉們每人兩個饅頭，兩塊肉，一大碗酒，都教吃飽了。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緞疋。魯智深道：「李家兄弟，你與他收了去，這件事都在你身上。」李忠道：「這個不妨事；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，劉太公也走一遭。」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，抬了魯智深，帶了禪杖，戒刀，行李。李忠也上了馬，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，卻早天色大明。衆人上山來，智深

太公到得寨前，下了轎子，李忠也下了馬，邀請智深入到寨中，向這聚義廳上，三人坐定，李忠叫請周通出來。周通見了和尚，心中怒道：『哥哥卻不與我報讎，倒請他來寨裏，讓他上面坐。』李忠道：『兄弟，你認得這和尚麼？』周通道：『我若認得他時，須不吃他打了。』李忠笑道：『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「鎮關西」的，便是他。』周通把頭摸一摸，叫聲阿呀，撲翻身便剪拂。魯智深答禮道：『休怪衝撞。』

三個坐定，劉太公立在面前，魯智深便道：『周家兄弟，你來聽俺說，劉太公這頭親事，你卻不知他只有這個女兒，養老送終，承祀香火，都在他身上。你若娶了，教他老人家失所，他心裏怕不情願。你依着洒家，把來棄了，別選一個好的。原定的金子緞疋，將在這裏。你心下如何？』周通道：『並聽大哥言語，兄弟再不敢登門。』智深道：『大丈夫作事，卻休要翻悔！』周通折箭爲誓。劉太公拜謝了，納還金子緞疋，自下山回莊去了。

李忠周通椎牛宰馬，安排筵席，管待了數日。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，果是好座桃花山，生得兇怪，四圍險峻，單單只一條路上去，四下裏漫漫都是亂草。智深看了道：『果然好險隘去處。』住了幾日，

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個慷慨之人，作事慳吝，只要下山。兩個苦留，那裏肯住。只推道：「俺如今既出了家，如何肯落草？」李忠周通道：「哥哥既然不肯落草，要去時，我等明日下山，但得多少，盡送與哥哥作路費。」次日，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，且做送路筵席，安排整頓，卻將金銀酒器，設放在桌上。正待入席飲酒，只見小嘍囉報來說：「山下有兩輛車，十數個人來也。」李忠周通見報了，點起衆多小嘍囉，只留一兩個伏侍魯智深飲酒。兩個好漢道：「哥哥只顧請自在吃幾杯，我兩個下山去取得財來，就與哥哥送行。」分付已罷，引領衆人下山去了。

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：「這兩個人好生慳吝，見放着有許多金銀，却不送與俺，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，送與洒家。這個不是把官路當人情，只苦別人！」洒家且教這厮吃俺一驚。便喚這幾個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吃。方纔吃得兩盞，跳起身來，兩拳打翻兩個小嘍囉，便解搭膊做一塊兒細了，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。便取出包裹打開，沒要緊的都撇了，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，都踏匾了，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。藏了真長老的書信，跨了戒刀，提了禪杖，頂了衣包，便出寨來。到山後打一望時，都是險峻之處。卻尋思：「洒家從前山去時，以定吃那厮們撞見，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。」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，望

下丟落去，又把禪杖也擲落去。却把身望下只一滾，骨碌碌直滾到山腳邊，並無傷損。詩曰：

絕險會無鳥道開，

欲行且止自疑猜。

光頭包裹從高下，

瓜熟紛紛落蒂來。

當時魯智深從險峻處滾下，跳將起來，尋了包裹，跨了戒刀，拿了禪杖，拽開脚手，取路便走。

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，正迎着那數十個人，各有器械。李忠周通挺着鎗，小嘍囉納着喊，搶向前來，喝道：『兀那客人，會事的留下買路錢。』那客人內有一個便撚着朴刀來鬪李忠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回，鬪了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周通大怒，趕向前來喝一聲，衆小嘍囉一齊都上，那夥客人抵當不住，轉身便走。有那走得遲的，盡被擄死七八個。劫了車子財物，和着凱歌，慢慢地上山來。到得寨裏，打一看時，只見兩個小嘍囉綑做一塊在亭柱邊，桌子上金銀酒器，都不見了。周通解了小嘍囉，問其備細，魯智深那裏去了？小嘍囉說道：『把我兩個打翻綑縛了，捲了若干器皿，都拿了去。』周通道：『這賊禿不是好人，倒着了那厮手脚，却從那裏去了。』團團尋蹤跡，到後山，見一代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。周通看了道：『這禿驢到是個老賊！這般險峻山岡，從這裏滾了下去。』李忠道：『我們趕上去問他討，也羞那厮一場。』

周通道：『罷罷賊去了關門，那裏去趕便趕得着時，也問他取不成。倘有些不然起來，我和你及敵他不過，後來到難厮見了；不如罷手，後來倒好相見。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，將金銀緞疋分作三分，我和你各捉一分，一分賞了衆小嘍囉。』李忠道：『是我不合引他上山，折了你許多東西，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。』周通道：『哥哥，我同你同死同生，休恁地計較。』看官牢記話頭，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。

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，放開脚步，從早晨直走到午後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多路，肚裏又飢，路上又沒個打火處。尋思：『早起只顧貪走，不曾吃得些東西，却投那裏去好？』東觀西望，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，魯智深聽得道：『好了！不是寺院，便是宮觀，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，洒家且尋去那裏投奔。』不是魯智深投那個去處，有分教，到那裏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，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，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燄，碧玉堂前起黑烟。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『九紋龍』剪徑赤松林

魯智深火燒瓦罐寺

話說魯智深走過數個山坡，見一座大松林，一條山路。隨着那山路行去，走不得半里，擡頭看時，却見一所敗落寺院，被風吹得鈴鐸響。看那山門時，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，內有四個金字，都昏了，寫着『瓦罐之寺』。又行不得四五十步，過座石橋，再看時，一座古寺，已有年代。入得山門裏，仔細看來，雖是大刹，好生崩損。但見：

鐘樓倒塌，殿宇崩摧。山門盡長蒼苔，經閣都生碧蘚。釋迦佛蘆芽穿膝，渾如在雪嶺之時；觀世音荆棘纏身，却似守香山之日。諸天壞損，懷中鳥雀營巢；帝釋欹斜，口內蜘蛛結網。沒頭羅漢，這法身也受災殃；折臂金剛，有神通如何施展。香積廚中藏兔穴，龍華臺上印狐蹤。

魯智深入得寺來，便投知客寮去。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，四圍壁落全無。智深尋思道：『這大寺，如何敗落的恁地？』直入方丈前看時，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，門上一把鎖鎖着，鎖上盡是蜘蛛網。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擲着，叫道：『過往僧人來投齋。』叫了半日，沒一個答應。回到香積廚下看時，鍋也沒了，竈頭都塌損。智深把包裹解下，放在監齋使者面前，提了禪杖，到處尋去。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，見幾個老和尚坐地，一個個面黃肌瘦。智深喝一聲道：『你們這和尚，好沒道理！由洒家叫喚，沒一個應。』

那和尚搖手道：『不要高聲。』智深道：『俺是過往僧人，討頓飯吃，有甚利害。』老和尚道：『我們三日不會有飯落肚，那裏討飯與你吃？』智深道：『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，粥也胡亂請洒家吃半碗。』老和尚道：『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，我們合當齋你，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，並無一粒齋糧。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。』智深道：『胡說，這等一個大去處，不信沒齋糧。』老和尚道：『我這裏是個非細去處。只因是十方常住，被一個雲遊和尚，引着一個道人，來此住持，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。他兩個無所不爲，把衆僧趕出去了。我幾個老的走不動，只得在這裏過，因此沒飯吃。』智深道：『胡說，量他一個和尚，一個道人，做得甚事？却不去官府告他。』老和尚道：『師父，你不知這裏衙門又遠，便是官軍，也禁不的他。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，都是殺人放火的人，如今向方丈後面一個去處安身。』智深道：『這兩個喚做甚麼？』老和尚道：『那和尚姓崔，法號道成，綽號「生鐵佛」；道人姓丘，排行小乙，綽號「飛天夜叉」。』這兩個那裏似個出家人，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，把這出家影占身體。』智深正問間，猛聞得一陣香來。智深提了禪杖，趲過後面打一看時，見一個土竈，蓋着一個草蓋，氣騰騰透將起來。智深揭起看時，煮着一鍋粟米粥。智深罵道：『你這幾個老和尚沒道理！只說二日沒吃飯，如今見煮一鍋粥，出家人何故說謊？』

那幾個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，只叫得苦，把碗碟，鉢頭，杓子，水桶，都搶過了。智深肚飢，沒奈何，見了粥要吃，沒做道理處，只見竈邊破漆春檯，只有些灰塵在上面。智深見了，「人急智生」，便把禪杖倚了，就竈邊拾把草，把春檯揩抹了灰塵；雙手把鍋掇起來，把粥望春檯只一傾。那幾個老和尚都來搶粥吃，被智深一推一交，倒的倒了，走的走了。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吃。纔吃幾口，那老和尚道：「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，却纔去那裏抄化得這些粟米，胡亂熬些粥吃，你又吃我們的。」智深吃五七口，聽得了這話，便撇了不吃。只聽的外面有人唱歌。智深洗了手，提了禪杖，出來看時，破壁子裏望見一個道人，頭帶皂巾，身穿布衫，腰繫雜色縲，腳穿麻鞋，挑着一擔兒，一頭是個竹籃兒，裏面露些魚尾，并荷葉托着些肉；一頭擔着一瓶酒，也是荷葉蓋着。口裏唱歌着唱道：「你在東時我在西，你無男子我無妻。我無妻時猶問可，你無夫時好孤恁。」那幾個老和尚趕出來，搖着手，悄悄地指與智深道：「這個道人便是「飛天夜叉」丘小乙。」智深見指說了，便提着禪杖，隨後跟去。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，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。智深隨即跟到裏面，看時，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桌子，鋪着些盤饌，三個盞子，三雙筯子，當中坐着一個胖和尚，生的眉如漆刷，臉似墨裝，肫臄的一身橫肉，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。邊廂坐着一個年幼婦人。

那道人把竹籃放下，也來坐地。智深走到面前，那和尚吃了一驚，跳起身來，便道：「請師兄坐，同吃一盞。」智深提着禪杖道：「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？」那和尚便道：「師兄請坐，聽小僧說。」智深睜着眼道：「你說！你說！」那和尚道：「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，田莊又廣，僧衆極多，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吃酒撒潑，將錢養女，長老禁約他們不得，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。因此把寺來都廢了，僧衆盡皆走散，田土已都賣了。小僧却和這個道人，新來住持此間，正欲要整理山門，修蓋殿宇。」智深道：「這婦人是誰？」却在這裏吃酒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師兄容稟：這個娘子，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。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，如今消乏了家私，近日好生狼狽，家間人口都沒了，丈夫又患病，因來敝寺借米。小僧看施主檀越面，取酒相待，別無他意，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。」智深聽了他這篇話，又見他如此小心，便道：「叵耐幾個老僧戲弄洒家。」提了禪杖，再回香積廚來。這幾個老僧方纔吃些粥，正在那裏。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，指着老和尚道：「原來是你這幾個壞了常住，猶自在俺面前說謊。」老和尚們一齊都道：「師兄休聽他說，見今養着一個婦女在那裏。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，他無器械，不敢與你相爭。你若不信時，再去走遭，看他和你怎地？」師兄，你自尋思：他們吃酒吃肉，我們粥也沒的吃，恰纔還只怕師兄吃了。」智

深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倒提了禪杖，再往方丈後來，見那角門却早關了。智深大怒，只一脚踢開了，搶入裏面，看時，只見那『生鐵佛』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，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。智深見了，大吼一聲，輪起手中禪杖，來鬪崔道成。兩個鬪了十四五合，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，只有架隔遮攔，掣仗躲閃，抵當不住，却待要走。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，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，大踏步搠將來。智深正鬪間，忽聽的背後脚步響，却又不肯回頭看他。不時見一個人影來，知道有暗算的人，叫一聲着！那崔道成心慌，只道着他禪杖，托地跳出圈子外去。智深恰纔回身，正好三個摘脚兒厮見。崔道成和丘道人兩個又併了十合之上。智深一來肚裏無食，二來走了許多路途，三者當不的他兩個生力，只得賣個破綻，拖了禪杖便走。兩個撚着朴刀，直殺出山門外來。智深又鬪了十合，掣了禪杖便走。兩個趕到石橋下，坐在欄杆上，再不來趕。智深走得遠了，喘息方定，尋思道：『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，只顧走來，不曾拿得；路上又沒一分盤纏，又是飢餓，如何是好？待要回去，又敵他不過；他兩個併我一個，枉送了性命。』信步望前面去，行一步，懶一步。走了幾里，見前面一個大林，都是赤松樹。但見：

虬枝錯落，盤數千條赤腳老龍；怪影參差，立幾萬道紅鱗巨蟒。遠觀却似判官鬚，近看宛如魔鬼

髮。誰將鮮血灑林梢，疑是硃砂鋪樹頂。

魯智深看了道：『好座猛惡林子。』觀看之間，只見樹影裏一個人探頭探腦，望了一望，吐了一口唾，閃入去了。智深道：『俺猜這個撮鳥是個剪徑的強人，正在此間等買賣。見洒家是個和尚，他道不利市，吐一口唾，走入去了。那厮却不是鳥晦氣，撞了洒家，洒家又一肚皮鳥氣，正沒處發落，且剝小厮衣裳當酒吃。』提了禪杖，徑搶到松林邊，喝一聲：『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！』那漢子在林子聽的，大笑道：『我晦氣，他倒來惹我！』就從林子裏拿着朴刀，背翻身跳出來，喝一聲：『秃驢，你是當死，不是我來尋你。』智深道：『教你認的洒家。』輪起禪杖搶那漢。那漢撚着朴刀來鬪和尚，恰待向前，肚裏尋思道：『這和尚聲音好熟。』便道：『兀那和尚，你的聲音好熟，你姓甚？』智深道：『俺且和你鬪三百合，却說姓名。』那漢大怒，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。兩個鬪到十數合，那漢暗暗的喝采道：『好個莽和尚。』又鬪了四五合，那漢叫道：『少歇，我有話說。』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，那漢便問道：『你端的姓甚名誰？』智深道：『智深說姓名畢，那漢撇了朴刀，翻身便剪拂，說道：『認得史進麼？』智深笑道：『原來是史大郎。』兩個再剪拂了，同到林子裏坐定。智深問道：『史大郎，自渭州別後，你一向在何處？』史進答道：『自那

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，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，逃走了。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齎發那唱的金老，因此，小弟亦便離了渭州，尋師父王進，直到延州，又尋不着。回到北京，住了幾時，盤纏使盡，以此來在這裏尋些盤纏，不想得遇哥哥。緣何做了和尚？智深把前面過的話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史進道：「哥哥既是肚飢，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。」便取出來教智深吃。史進又道：「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，我和你討去。若還不肯時，一發結果了那厮。」智深道：「是。」當下和史進吃得飽了，各拿了器械，再回瓦罐寺來。

到寺前，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個兀自在橋上坐地。智深大喝一聲道：「你這厮們來，來，今番和你鬪個你死我活。」那和尚笑道：「你是我手裏敗將，如何再來敢厮併？」智深大怒，輪起鐵禪杖，奔過橋來。那『生鐵佛』生噴，仗着朴刀，殺下橋去。智深一者得了史進，肚裏膽壯；二乃吃得飽了，那精神氣力，越使得出來。兩個鬪到八九合，崔道成漸漸力怯，只辦得走路；那『飛天夜叉』丘道人見和尚輸了，便仗着朴刀來協助。這邊史進見了，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，大喝一聲：「都不要走。」掀起笠兒，挺着朴刀，來戰丘小乙。四個人兩對厮殺。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，智深得便處喝一聲：「着！」只一禪杖，把『生鐵佛』打下橋去。那道人見倒了和尚，無心戀戰，賣個破綻便走。史進喝道：「那裏去？」趕上望後

心一朴刀，撲地一聲響，道人倒在一邊。史進踏入去，掉轉朴刀，望下面只顧脰肢脰察的搨。智深趕下橋去，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，可憐兩個強徒，化作南柯一夢！正是『從前作過事，無幸一齊來。』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個屍首都縛了，擲在澗裏。兩個再打入寺裏來，香積廚下那幾個老和尚，因見智深輸了去，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，已自都吊死了。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，那個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。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，打將入去，並無一人；只見包裹已拿在，彼未曾打開。魯智深見有了包裹，依原背了。再尋到裏面，只見床上三四包衣服，史進打開，都是衣裳，包了些金銀，揀好的包了一包袱，背在身上。尋到廚房，見有酒有肉，兩個都吃飽了。竈前縛了兩個火把，撥開火爐，火上點着，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，燒到門前；再縛幾個火把，直來佛殿下後簷，點着燒起來。湊巧風緊，刮刮雜雜地火起，竟天價燒起來。智深與史進看着，等了一回，四下火都着了。二人道：『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，俺二人只好撒開。』

二人廝趕着，行了一夜。天色微明，兩個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，看來是個村鎮。兩個投那村鎮上來，獨木橋邊，一個小小酒店。但見：

柴門半掩，布幙低垂，酸醜酒瓮，士林邊，墨畫神仙，塵壁上。村童量酒，想非滌器之相如；醜婦當鑪，不是當時之卓氏。牆間大字，村中學究醉時題；架上簑衣，野外漁郎乘興當。

智深史進來，到村中酒店內，一面吃酒，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，借些米來，打火做飯。兩個吃酒，訴說路上許多事務。吃了酒飯，智深便問史進道：『你今投那裏去？』史進道：『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，投奔朱武等三人，入了夥，且過幾時，却再理會。』智深見說了道：『兄弟也是。』便打開包裹，取些金銀，與了史進。二人拴了包裹，拿了器械，還了酒錢。二人出得店門，離了村鎮，又行不過五七里，到一個三岔路口。智深道：『兄弟須要分手，洒家投東京去，你休相送。你打華州，須從這條路去，他日却得相會。若有個便人，可當個信息來往。』史進拜辭了智深，各自分了路，史進去了。

只說智深自往東京，在路又行了八九日，早望見東京。入得城來，但見：

千門萬戶，紛紛朱翠交輝；三市六街，濟濟衣冠聚集。鳳閣列九重金玉，龍樓顯一派玻璃。花街柳陌，衆多嬌艷名姬；楚館秦樓，無限風流歌妓。豪門富戶呼盧會，公子王孫買笑來。

智深看見東京熱鬧，市井喧嘩，來到城中，陪個小心，問人道：『大相國寺在何處？』街坊人答道：『前

面州橋便是。』智深提了禪杖便走，早來到寺前。入得山門看時，端的好一座大刹！但見：

山門高聳，梵宇清幽。當頭勅額字分明，兩下金剛形猛烈。五間大殿，龍鱗瓦砌碧成行；四壁僧房，龜背磨磚花嵌縫。鐘樓森立，經閣巍峨。旛竿高峻接青雲，寶塔依稀侵碧漢。木魚橫掛，雲板高懸。佛前燈燭熒煌，鑪內香烟繚繞。幢旛不斷，觀音殿接祖師堂；寶蓋相連，水陸會通羅漢院。時時護法諸天降，歲歲降魔尊者來。

智深進得寺來，東西廊下看時，徑投知客寮內去。道人之見，報與知客。無移時，知客僧出來，見了智深，得兇猛，捉着鐵禪杖，跨着戒刀，背着個大包裹，先有五分懼他。知客問道：『師兄何方來？』智深放下包裹禪杖，打個問訊，知客回了問訊。智深說道：『小徒五臺山來，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，着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，討個職事僧做。』知客道：『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，合當同到方丈裏去。』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，解開包裹，取出書來，拿在手裏。知客道：『師兄，你如何不知體面，即日長老出來，你可解了戒刀，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。』智深道：『你却何不早說。』隨即解了戒刀，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，坐具七條，半晌沒做道理處。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，教他先鋪坐具。少刻，只見智清

禪師出來，知客向前稟道：『這僧人從五臺山來，有真禪師書在此。』清長老道：『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。』知客叫智深道：『師兄，快來禮拜長老。』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爐內，拜了三拜，將書呈上。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，中間備細說着：『魯智深出家緣由，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；萬望慈悲收錄，做個職事人員，切不可推故。此僧久後必當證果。』清長老讀罷來書，便道：『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，吃些齋飯。』智深謝了，收拾起坐具七條，提了包裹，拏了禪杖戒刀，跟着行童去了。

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，盡到方丈，乃言：『汝等衆僧在此，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。這個來的僧人，原來是經略府軍官，爲因打死了人，落髮爲僧。二次在彼鬧了僧堂，因此難着他。你那裏安他不着，却推來與我。——待要不收留他，師兄如此千萬囑付——不可推故；——待要着他在這裏，倘或亂了清規，如何使得？』知客道：『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，全不似出家人模樣，本寺如何安着得他？』都寺便道：『弟子尋思起來，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廡宇後那片菜園，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，縱放羊馬，好生囉噪。一個老和尚在那裏住持，那裏敢管他？何不教智深去那裏住持，倒敢管的下。』清長老道：『都寺說的是。』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吃罷飯，便喚將他來。

侍者去不多時，引着智深到方丈裏。清長老道：「你既是我師兄，真大師薦將來，我這寺中掛搭，做個職事人員，我這敝寺有個大菜園，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，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。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，餘者都屬你用度。」智深便道：「本師真長老，着小僧投大利，討個職事僧做，却不教俺做個都寺，監寺，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？」首座便道：「師兄，你不省得，你新來掛搭，又不曾有功勞，如何便做得都寺？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了。」智深道：「洒家不管菜園，俺只要做都寺監寺。」知客又道：「你聽我說與你：僧門中職事人員，各有頭項；且如小僧做個知客，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。至如維那，侍者，書記，首座，這都是清職，不容易得做。都寺，監寺，提點，院主，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。你纔到的方丈，怎便得上等職事。還有那管藏的，喚做藏主；管殿的，喚做殿主；管閣的，喚做閣主；管化緣的，喚做化主；管浴堂的，喚做浴主；這個都是主事人員，中等職事。還有那管塔的塔頭，管飯的飯頭，管茶的茶頭，管東廁的淨頭，與這管菜園的菜頭；這個都是頭事人員，末等職事。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，便陞你做個塔頭；又管了一年好，陞你做個浴主；又一年好，纔做監寺。」智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有出身時，洒家明日便去。」清長老見智深肯去，就留在方丈裏歇了。當日議定了職事，隨即寫了榜文，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

廨宇內，掛起庫司榜文，明日交割。當夜各自散了。次早，清長老陞法座，押了法帖，委智深管菜園。智深到座前，領了法帖，辭了長老，背上包裹，跨了戒刀，提了禪杖，和兩個送入院的和尙，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。詩曰：

萍蹤浪跡入東京，

行盡山林數十程。

古刹今番經劫火，

中原從此動刀兵。

相國寺中重掛搭，

種蔬園內且經營。

自古白雲無去住，

幾多變化任縱橫。

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，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，靠着養身，因來偷菜，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，上說：『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，自明日爲始掌管，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。』那幾個潑皮看了，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：『大相國寺裏差一個和尚，甚麼魯智深，來管菜園。我們趁他新來，尋一場鬧，一頓打下頭來，教那厮伏我們。』數中一個道：『我有一個道理。他又不曾認的我，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？等他來時，誘他去糞窖邊，只做參賀他，雙手搶住』

脚，翻筋斗，擲那厮下糞窖去，只是小耍他。」衆潑皮道：「好好！商量已定，且看他來。」

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，安頓了包裹行李，倚了禪杖，掛了戒刀。那數個種地道人，都來參拜了，但有一應鎖鑰，盡行交割。那兩個和尚，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，盡回寺去。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，東觀西望，看那園圃。只見這二三十個潑皮，擎着些果盒，酒禮，都嘻嘻的笑道：「聞知和尚新來住持，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。」智深不知是計，直走到糞窖邊來。那夥潑皮一齊向前，一個來搶左脚，一個便搶右脚，指望來擲智深。只教智深脚尖起處，山前猛虎心驚；拳頭落時，海內蛟龍喪膽。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，目下排成小戰場。那夥潑皮怎的來擲智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『花和尚』倒拔垂楊柳

『豹子頭』誤入『白虎堂』

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，有兩箇爲頭的，一個叫做『過街老鼠』張三，一個叫做『青草蛇』李四。這兩個爲頭接將來，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，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，只立在窖邊，

齊道：『俺特來與和尚作慶。』智深道：『你們既是鄰舍街坊，都來廨宇裏坐地。』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，不肯起來，只指望和尚來扶他，便要動手。智深見了，心裏早疑忌道：『這夥人不三不四，又不肯近前來，莫不要攬洒家？』那厮却是倒來捋虎鬚！俺且走向前去，教那厮看洒家手脚。』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，那張三李四便道：『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。』口裏說，便向前去，一個來搶左腳，一個來搶右腳。智深不等他占身，右脚早起，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；張三恰待走，智深左脚早起，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，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，都待要走。智深喝道：『一個走的，一個下去；兩個走的，兩個下去。』衆潑皮都不敢動彈。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，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，兩個一身臭屎，頭髮上蛆蟲盤滿，立在糞窖裏叫道：『師父饒恕我們。』智深喝道：『你那衆潑皮，快扶那鳥上來，我便饒你衆人。』衆人打一救，攙到葫蘆架邊，臭穢不可近前。智深呵呵大笑道：『兀那蠢物，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，和你衆人說話。』

兩個潑皮洗了一回，衆人脫件衣服，與他兩個穿了。智深叫道：『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。』智深先居中坐了，指着衆人道：『你那夥鳥人，休要瞞洒家：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來這裏戲弄洒家！』那張三李

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『小人祖居在這裡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。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，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，要奈何我們不得。師父却在那里來的長老，恁的了得！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，今日我等願情伏侍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，只爲殺的人多，因此情願出家，五臺山來到這裡。洒家俗姓魯，法名智深。休說你這三二十個人直甚麼？便是千軍萬馬隊中，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。』衆潑皮喏喏連聲，拜謝了去。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，收拾整頓歇臥。次日，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，買了十瓶酒，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，都在廨宇安排了，請魯智深居中坐了，兩邊一帶，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。智深道：『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？』衆人道：『我們有福，今日得師父在這裡與我等衆人做主。』智深大喜。吃到半酣裏，也有唱的，也有說的，也有拍手的，也有笑的。正在那里喧闐，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。衆人有叩齒的，齊道：『赤口上天，白舌入地。』智深道：『你們做甚麼鳥亂？』衆人道：『老鴉叫，怕有口舌。』智深道：『那里取這話？』那種地道人笑道：『牆角邊緣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，每日只聒到晚。』衆人道：『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。』有幾個道：『我們便去。』智深也乘着酒興，都到外面看時，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。衆人道：『把梯子上去拆了，也得耳根清淨。』

李四便道：『我與你盤上去，不要梯子。』智深相了一相，走到樹前，把直裰脫了，用右手向下，把身倒繳着，却把左手拔住上截，把腰只一趁，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。衆潑皮見了，一齊拜倒在地，只叫：『師父非是凡人，正是真羅漢身體，無千萬斤氣力，如何拔得起？』智深道：『打甚鳥緊？明日都看洒家演武，使器械。』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。

從明日爲始，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，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，看他演武使拳。過了數日，智深尋思道：『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，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。』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，沽了兩三擔酒，殺翻一口豬，一腔羊。那時正是三月盡，天氣正熱。智深道：『天色熱。』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，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。大碗斟酒，大塊切肉，叫衆人吃得飽了，再取果子吃，酒又吃得正濃。衆潑皮道：『這幾日見師父演力，不曾見師父使器械，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。』智深道：『說的是。』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，頭尾長五尺，重六十二斤。衆人看了，盡皆吃驚，都道：『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，怎使得動？』智深接過來，颼颼的便動，渾身上下，沒半點兒參差。衆人看了，一齊喝采。

智深正使得活泛，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，喝采道：『端的使得好。』智深聽得，收住了手，看時，只

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，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鬢環。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，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，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。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。

那官人生的豹頭，環眼，燕頤，虎鬚，八尺長短身材，三十四五年紀，口裏道：『這個師父，端的非凡，使的好器械！』衆潑皮道：『這位教師喝采，必然是好。』智深問道：『那軍官是誰？』衆人道：『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，名喚林沖。』智深道：『何不就請來廝教。』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，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，一同坐地。林教頭便問道：『師兄何處人氏？』法諱喚做甚麼？』智深道：『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。只爲殺的人多，情願爲僧，年幼時也曾到東京，認得令尊林提轄。』林沖大喜，就當結義智深爲兄。智深道：『教頭今日緣何到此？』林沖答道：『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。林沖聽得使棒，看得入眼，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，林沖就只此間相等，不想得遇師兄。』智深道：『酒家初到這裏，正沒相識，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；如今又得教頭不棄，結爲弟兄，十分好了。』便叫道：『再添酒來相待。恰纔飲得三杯，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，紅了臉，在牆缺邊叫道：『官人休要坐地！娘子』

在廟中和人合口。』林沖連忙問道：『在那里？』錦兒道：『正在五嶽樓下來，撞見個奸詐不及的，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。』林沖慌忙道：『却再來望師兄，休怪，休怪。』

林沖別了智深，急跳過牆缺，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，搶到五嶽樓看時，見了數個人，拏着彈弓，吹筒，粘竿，都立在欄干邊；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後生，獨自背立着，把林沖的娘子攔着道：『你且上樓去，和你說話。』林沖娘子紅了臉道：『清平世界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？』林沖趕到跟前，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，喝道：『調戲良人妻子，當得何罪？』恰待下拳打時，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。原來高俅新發跡，不曾有親兒，無人幫助，因此，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。本是叔伯弟兄，却與他做乾兒子。因此，高太尉愛惜他。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，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。京師人懼怕他權勢，誰敢與他爭口，叫他做『花花太歲。』有詩爲證：

臉前花現醜難親，

心裏花開愛婦人。

撞着年庚不順利，

方知太歲是凶神。

當時林沖扳將過來，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，先自手軟了。高衙內說道：『林沖，干你甚事！你來多管！』

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沖的娘子；若還曉的時，也沒這場事。見林沖不動手，他發這話。衆多閒漢見鬧，一齊攏來勸道：『教頭休怪，衙內不認得，多有衝撞。』林沖怒氣未消，一雙眼睜着，瞧那高衙內。衆閒漢勸了林沖，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。

林沖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，也轉出廊下來，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，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，大踏步搶入廟來。林沖見了，叫道：『師兄那里去？』智深道：『我來幫你厮打。』林沖道：『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，不認得荆婦，時間無禮。林沖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，太尉面上須不好看。自古道：『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』林沖不合吃着他的請受，權且讓他這一次。』智深道：『你却怕他本官太尉，洒家怕他甚鳥？俺若撞見那撮鳥時，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。』林沖見智深醉了，便道：『師兄說得是。林沖一時被衆人勸了，權且饒他。』智深道：『但有事時，便來喚洒家與你去。』衆潑皮見智深醉了，扶着道：『師父，俺們且去，明日再得相會。』智深提着禪杖道：『阿嫂休怪，莫要笑話。阿哥，明日再會。』智深相別，自和潑皮去了。林沖領了娘子并錦兒，取路回家，心中只是鬱鬱不樂。

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，自見了林沖娘子，又被他衝散了，心中好生着迷，快快不樂，回到

府中納悶。過了三四日，衆多閒漢都來伺候，見衙內心焦，沒撩沒亂，衆人散了。數內有一個幫閒的，喚作『乾鳥頭』富安，理會得高衙內意思，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。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，那富安走近前去道：『衙內近日面色清減，心中少樂，必然有件不悅之事。』高衙內道：『你如何省得？』富安道：『小子一猜便着。』衙內道：『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。』富安道：『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，這猜如何？』衙內笑道：『你猜得是，只沒個道理得他。』富安道：『有何難哉？衙內怕林沖是個好漢，不敢欺他；這個無傷。他見在帳下聽使喚，大請大受，怎敢惡了太尉？輕則便刺配了他，重則害了他性命。小閒尋思有一計，使衙內能勾得他。』高衙內聽得，便道：『自見了許多好女娘，不知怎的只愛他，心中着迷，鬱鬱不樂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』富安道：『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，他和林沖最好，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，擺下些酒食，却叫陸謙去請林沖出來喫酒，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。小閒便去他家，對林沖娘子說道：『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，一時重氣，悶倒在樓上，叫娘子快去看哩！』賺得他來到樓上，婦人家水性，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，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，不由他不肯。小閒這一計如何？』高衙內喝采道：『好計！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。』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。

卷內。次日，商量了計策，陸虞候一時聽允，也沒奈何；只要小衙內歡喜，却顧不得朋友交情。

且說林沖連日悶悶不已，懶上街去。已牌時，聽得門首有人叫道：「教頭在家麼？」林沖出來看時，

却是陸虞候。慌忙道：「陸兄何來？」陸謙道：「特來探望兄，何故連日街前不見？」林沖道：「心裏悶，不

會出去。」陸謙道：「我同兄長去喫二杯解悶。」林沖道：「少坐拜茶。」兩個喫了茶起身，陸虞候道：「阿

嫂，我同兄長到家去喫三盃。」林沖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：「大哥，少飲早歸。」林沖與陸謙出得門來，

街上閒走了一回。陸虞候道：「兄長，我們休家去，只就樊樓內喫兩盃。」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，占個閣

兒，喚酒保分付，叫取兩瓶上色好酒，希奇果子按酒。兩個敘說閒話，林沖歎了一口氣，陸虞候道：「兄長

何故歎氣？」林沖道：「賢弟不知……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，受這般腌臢

的氣！」陸虞候道：「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，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？太尉又看承得好，却受誰的氣？」

林沖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。陸虞候道：「衙內必不認得嫂子，兄長休氣，只顧飲酒。」林

沖喫了八九盃酒，因要小遺，起身道：「我去淨手了來。」

林沖下得樓來，出酒店門，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，回身轉出巷口，只見女使錦兒叫道：「官人尋得

我苦，却在這裡！」林沖慌忙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錦兒道：「官人和陸虞候出來，沒半個時辰，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，對娘子說道：『我是陸虞候家鄰舍。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，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，便躡倒了，叫娘子且快來看視。』娘子聽得，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，和我跟那漢子去，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。上至樓上，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，不見官人。恰待下樓，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啤娘子的後生出來道：『娘子少坐，你丈夫來也。』錦兒慌慌下得樓時，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；因此，我一地裏尋官人，不見，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：『我在樊樓前過，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喫酒。』因此特奔到這裡。官人快去。」林沖見說，喫了一驚，也不顧女使錦兒，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，搶到胡梯上，却關着樓門，只聽得娘子叫道：『清平世界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裡？』又聽得高衙內道：『娘子，可憐見救俺！便是鐵石人，也告的回轉。』林沖立在胡梯上叫道：『大嫂開門。』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，只顧來開門，高衙內喫了一驚，空開了樓窗，跳牆走了。林沖上的樓上，尋不見高衙內，問娘子道：『不曾被這廝點污了？』娘子道：『不曾。』林沖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，將娘子下樓，出得門外看時，鄰舍兩邊都閉了門。女使錦兒接着，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。林沖拏了一把解腕尖刀，逕奔到樊樓前，去尋

陸虞候，也不見了。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，不見回家，林沖自歸。娘子勸道：「我又不曾被騙了，你休得胡做。」林沖道：「叵耐這陸謙畜生！我和你如兄若弟，你也來騙我！只怕不撞見高衙內，也照管着他頭面。」娘子苦勸，那里肯放他出門。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，亦不敢回家。林沖一連等了三日，並不見面。府前人見林沖面色不好，誰敢問他？

第四日飯時候，魯智深逕尋到林沖家相探，問道：「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？」林沖答道：「小弟少冗，不曾探得師兄。既蒙到我寒家，本當草酌三盃，爭奈一時不能周備。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間翫一遭，市沽兩盞如何？」智深道：「最好。」兩個同上街來，喫了一日酒，又約明日相會。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，把這件事都放慢了。正是：

丈夫心事有親朋，

談笑酣歌散鬱蒸。

只有女人愁悶處，

深閨無語病難興。

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，跳牆脫走，不敢對太尉說知，因此在府中臥病。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，見他容顏不好，精神憔悴，陸謙道：「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？」衙內

道：『實不瞞你們說，我爲林沖老婆，兩次不能勾得他，又喫他那一驚，這病越添得重了。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。』二人道：『衙內且寬心，只在小人兩個身上，好歹要共那婦人完聚，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。』正說間，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。只見：

不癢不痛，渾身上或寒或熱；沒撩沒亂，滿腹中又飽又饑。白晝忘殮，黃昏廢寢。對爺娘怎訴心中恨，見相識難遮臉上羞。

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，兩個商量道：『只除恁的。』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，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：『若要衙內病好，只除教太尉得知，害了林沖性命，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，這病便得好。若不如此，已定送了衙內性命。』老都管道：『這個容易。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。』兩個道：『我們已有了計，只等你回話。』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：『衙內不害別的證，却害林沖的老婆。』高俅道：『幾時見了他的渾家？』都管稟道：『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，今經一月有餘。』又把陸虞候設的計，備細說了。高俅道：『如此——因爲他渾家，怎地害他——我尋思起來，若爲惜林沖一個人時，須送了我孩兒性命，却怎生是好？』都管道：『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。』高俅道：『既

是如此，教喚二人來商議。』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，唱了喏。高俅問道：『我這小衙內的事，你兩個有甚計較？』救得我孩兒好了時，我自抬舉你二人。』陸虞候向前稟道：『恩相在上，只除如此如此使得。』高俅見說了，喝采道：『好計！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。』不在話下。

再說林沖每日和智深喫酒，把這件事不記心了。那一日，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，見一條大漢，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，穿一領舊戰袍，手裏拿着一口寶刀，插着個草標兒，立在街上，口裏自言自語說道：『不遇識者，屈沉了我這口寶刀。』林沖也不理會，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。那漢又跟在背後道：『好口寶刀，可惜不遇識者！』林沖只顧和智深走着，說得入巷，那漢又在背後說道：『偌大一個東京，沒一個識得軍器的。』林沖聽的說，回過頭來，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，明晃晃的奪人眼目。林沖合當有事，猛可地道：『將來看。』那漢遞將過來，林沖接在手內，同智深看了，但見：

清光奪目，冷氣侵人；遠看如玉沼春冰，近看似瓊臺瑞雪。花紋密布，如豐城獄內飛來；紫氣橫空，似楚昭夢中收得。太阿巨闕應難比，莫邪干將亦等閒。

當時林沖看了，喫了一驚，失口道：『好刀！你要賣幾錢？』那漢道：『索價三千貫，實價二千貫。』林

冲道：『值是值二千貫，只沒個識主。你若一千貫肯時，我買你的。』那漢道：『我急要些錢使，你若端的要時，饒你五百貫，實要一千五百貫。』林冲道：『只是一千貫，我便買了。』那漢歎口氣道：『金子做生意賣了罷，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。』林冲道：『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。』回身却與智深道：『師兄，且在茶房裏少待，小弟便來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且回去，明日再相見。』

林冲別了智深，自引了賣刀的那漢，到家去取錢與他，就問那漢道：『你這口刀那里得來？』那漢道：『小人祖上留下。因為家道消乏，沒奈何，將出來賣了。』林冲道：『你祖上是誰？』那漢道：『若說時，辱沒殺人！』林冲再也不問。那漢得了銀兩，自去了。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，喝采道：『端的好把刀！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，胡亂不肯教人看；我幾番借看，也不肯將出來。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，慢慢和他比試。』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，夜間掛在壁上。未等天明，又去看那刀。

次日巳牌時分，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：『林教頭，太尉鈞旨道：你買一口好刀，就叫你將去比看，太尉在府裏專等。』林冲聽得說道：『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。』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，拿了那口刀，隨這兩個承局來。林冲道：『我在府中不認的你。』兩個人說道：『小人新近參隨。』却早來

到府前，進得到廳前。林沖立住了脚，兩個又道：『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。』轉入屏風至後堂，又不見太尉。林沖又住了脚，兩個又道：『太尉直在裏面等你，叫引教頭進來。』又過了兩三重門，到一個去處，一週遭都是綠欄杆。兩個又引林沖到堂前，說道：『教頭，你只在此少待，等我入去稟太尉。』林沖擎着刀，立在簷前，兩個人自入去了，一盞茶時，不見出來。林沖心疑，探頭入簾看時，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，寫道：『白虎節堂。』林沖猛省道：『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，如何敢無故輒入？』急待回身，只聽的靴履響，脚步鳴，一個人從外面入來。林沖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却是本管高太尉。林沖見了，執刀向前聲喏。太尉喝道：『林沖，你又無呼喚，安敢輒入白虎節堂？你知法度否？你手裏拿着刀，莫非來刺殺下官？有人對我說：你兩三日前，擎刀在府前伺候，必有歹心。』林沖躬身稟道：『恩相，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沖，將刀來比看。』太尉喝道：『承局在那里？』林沖道：『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。』太尉道：『胡說！甚麼承局，敢進我府堂裏去！左右與我拿下這廝！』說猶未了，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，把林沖橫推倒拽，恰似阜鷗追紫燕，渾如猛虎啖羊羔。高太尉大怒道：『你既是禁軍教頭，法度也還不知道。因何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，欲殺本官？』叫左右把林沖推下，不知性命如何。不因此等，有分教，大鬧中原，縱橫海內。直教農

夫背上添心號，漁父舟中插認旗。畢竟看林沖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林教頭刺配滄州道

魯智深大鬧野豬林

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，拿下林沖，要斬林沖，大叫冤屈。太尉道：『你來節堂有何事務？』見今手裏拿着利刃，如何不是來殺下官？

林沖告道：『太尉不喚，如何敢，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。故賺林沖到此。』太尉喝道：『胡說！我府中那有承局？這廝不服斷遣。』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，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，明白處決，就把寶刀封了去。左右領了鈞旨，監押林沖投開封府來，恰好府尹坐衙未退，但見：

緋羅繳壁，紫綬卓圍。當頭額掛朱紅，四下簾垂斑竹。官僚守正，戒石上刻御製四行；令史謹嚴，漆牌中書低聲二字。提轄官能掌機密，客帳司專管牌單。吏兵沉重，節級嚴威，執籐條祇候立塔前，持大杖離班分左右。戶婚詞訟，斷時有似玉衡明；鬪毆是非，判處恰如金鏡照。雖然一郡宰臣官，

果是四方民父母。直使囚從冰上立，盡教人向鏡中行。說不盡許多威儀，似塑就一堂神道。

高太尉幹人把林沖押到府前，跪在塔下，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，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，放在林沖面前。府尹道：『林沖，你是個禁軍教頭，如何不知法度，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？這是該死的罪犯。』林沖告道：『恩相明鏡，念林沖負屈銜冤。小人雖是粗鹵的軍漢，頗識些法度，如何敢擅入節堂？是前月二十八日，林沖與妻到嶽廟還香願，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，把妻子調戲，被小人喝散了。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，却使富安來騙林沖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，亦被小人趕去，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。兩次雖不成奸，皆有人證。次日，林沖自買這口刀，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沖，叫將刀來府裏比看。因此，林沖同二人到節堂下。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，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，設計陷害林沖。望恩相做主。』府尹聽了林沖口詞，且叫與了回文，一面取刑具枷杻來枷了，推入牢裏監下。林沖家裏自來送飯，一面使錢。林沖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，使用財帛。正值有個當案孔目，姓孫，名定，爲人最鯁直，十分好善，只要週全人，因此人都喚做『孫佛兒。』他明知道這件事，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，稟道：『此事果是屈了林沖，只可週全他。』府尹道：『他做下這般罪！高太尉批『仰定罪，』一定要問他

手執利刃，故入節堂，殺害本官，怎週全得他？」孫定道：「這南衙開封府，不是朝廷的，是高太尉家的。」府尹道：「胡說！」孫定道：「誰不知高太尉當權，倚勢豪強，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。但有人小小觸犯，便發來開封府，要殺便殺，要剮便剮，却不是他家官府。」府尹道：「據你說時，林沖事怎的方便他，施行斷遣？」孫定道：「看林沖口詞是個無罪的人，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。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，誤入節堂；脊杖二十，刺配煙惡軍州。」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，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沖口詞。高俅情知理短，又礙府尹，只得准了。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，叫林沖除了長枷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，量地方遠近，該配滄州牢城。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，貼上封皮，押了一道牒文，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。

兩個人是董超薛霸。二人領了公文，押送林沖出開封府來，只見衆鄰舍并林沖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，同林沖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。林沖道：「多得孫孔目維持，這棒不毒，因此走動得。」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案酒果子，管待兩個公人。酒至數杯，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，贖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。林沖執手對丈人說道：「泰山在上，年災月厄，撞了高衙內，喫了一場屈官司。今日有句話說，

上稟泰山：自蒙泰山錯愛，將令愛嫁事小人，已至三載，不會有半些兒差池。雖不會生半個兒女，未曾面紅面赤，半點相爭。今小人遭這場橫事，配去滄州，生死存亡未保。娘子在家，小人心去不穩，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；况兼青春年少，休爲林沖誤了前程。却是林沖自行主張，非他人逼迫。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，明白立紙休書，任從改嫁，並無爭執。如此林沖去的心穩，免得高衙內陷害。」張教頭道：「賢婿，甚麼言語！你是天年不齊，遭了橫事，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。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，早晚天可憐見，放你回來時，依舊夫妻完聚。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，便取了我女家去，并錦兒，不揀怎的；三年五載，養贍得他。又不叫他出入，高衙內便要見，也不能勾。休要憂心，都在老漢身上。你在滄州牢城，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。休得要胡思亂想，只顧放心去。」林沖道：「感謝泰山厚意。只是林沖放心不下，枉自兩相耽誤。泰山可憐見林沖，依允小人，便死也瞑目。」張教頭那裏肯應承。衆鄰舍亦說行不得。林沖道：「若不依允小人之時，林沖便掙扎得回來，誓不與娘子相聚。」張教頭道：「既然恁地時，權且由你寫下，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。」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，買了一張紙來。那人寫，林沖說道是：

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，爲因身犯重罪，斷配滄州，去後存亡不保。有妻張氏年少，情願立此

休書，任從改嫁，永無爭執。委是自行情願，即非相逼。恐後無憑，立此文約爲照。年月日。

林冲當下看人寫了，借過筆來，去年月下押個花字，打個手模。

正在閣裏寫了，欲付與泰山收時，只見林冲的娘子，號天哭地叫將來，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，一路尋到酒店裏。林冲見了，起身接着道：「娘子，小人有句話說，已稟過泰山了。爲是林冲年災月厄，遭這場屈事，今去滄州，生死不保，誠恐誤了娘子青春。今已寫下幾字在此，萬望娘子休等小人，有好頭腦，自行招嫁，莫爲林冲誤了賢妻。」那娘子聽罷，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丈夫，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，如何把我休了！」林冲道：「娘子，我是好意，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。」張教頭便道：「我兒放心，雖是女婿恁的主張，我終不成下得，將你來再嫁人！這事且由他放心去。他便不來時，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，只教你守志便了。」那婦人聽得說，心中哽咽，又見了這封書，一時哭倒聲絕在地，未知五臟如何，先見四肢不動，但見：

荆山玉損，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；寶鑑花殘，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。花容倒臥，有如西苑芍藥倚朱欄；檀口無言，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。小園昨夜東風惡，吹折江梅就地橫。

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，半晌方纔甦醒，兀自哭不住。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；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，攙扶回去。張教頭囑付林冲道：『你顧前程去掙扎，回來廝見。你的老小，我明日便取回去，養在家裏，待你回來完聚。你但放心去，不要掛念，如有使人，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。』林冲起身謝了，拜辭泰山并衆鄰舍，背了包裹，隨着公人去了。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，寄了監，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。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，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：『董端公，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。』董超道：『是誰？』酒保道：『小人不認的，只叫請端公便來。』原來宋時的公人，都稱呼『端公。』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，見坐着一個人，頭戴頂萬字頭巾，身穿領皂紗背子，下面皂靴淨襪。見了董超，慌忙作揖道：『端公請坐。』董超道：『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，不知呼喚有何使令？』那人道：『請坐，少間便知。』董超坐在對席，酒保一面鋪下酒盞，菜蔬，菓品，按酒，都搬來擺了一桌。那人問道：『薛端公在何處住？』董超道：『只在前邊巷內。』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，『與我去請將來。』酒保去了一盞茶時，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。董超道：『這位官人請俺說話。』薛霸道：『不敢動問大人高姓？』那人又

道：『少刻便知，且請飲酒。』三人坐定，一面酒保篩酒。酒至數杯，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二位端公各收五兩，有些小事煩及。』二人道：『小人素不認得尊官，何故與我金子？』那人道：『二位莫不投滄州去？』董超道：『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，監押林沖直到那裏。』那人道：『既是如此，相煩二位，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，陸虞候便是。』董超薛霸喏喏連聲，說道：『小人何等樣人，敢共對席。』陸謙道：『你二位也知林沖和太尉是對頭。今奉着太尉鈞旨，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，望你兩個領諾，不必遠去，只就前面僻靜去處，把林沖結果了，就彼處討紙回狀，回來便了。若開封府但有話說，太尉自行分付，並不妨事。』董超道：『却怕使不得，開封府公文，只叫解活的去，却不曾教結果了他；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天，如何作的這緣故？倘有些兜搭，恐不方便。』薛霸道：『老董，你聽我說：高太尉便叫你我死，也只得依他，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。你不要多說，和你分了罷，落得做人情，日後也有照顧俺處。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，不揀怎的，與他結果了罷。』當下薛霸收了金子，說道：『官人放心，多是五站路，少便兩程，便有分曉。』陸謙大喜道：『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！明日到地了時，是必揭取林沖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，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。專等好音，切不可相誤。』原來宋時但

是犯人徒流遷徙的，都臉上刺字；怕人恨怪，只喚做打金印。三個人又喫了一會酒，陸虞候算了酒錢，三人出酒肆來，各自分手。

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，送回家中，取了行李包裹，拿了水火棍，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沖，監押上路。當日出得城來，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。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，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，不要房錢。當下董薛二人帶林沖到客店裏，歇了一夜。第二日天明，起來打火，喫了飲食，投滄州路上來。時遇六月天氣，炎暑正熱，林沖初喫棒時，倒也無事。次後三兩日間，天道盛熱，棒瘡却發，又是個新喫棒的人，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。薛霸道：『好不曉事，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，你這般樣走，幾時得到？』林沖道：『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，前日方纔喫棒瘡舉發，這般炎熱，上下只得擔待一步。』董超道：『你自慢慢的走，休聽咕咕。』薛霸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裏埋冤叫苦，說道：『却是老爺們晦氣，撞着你這個魔頭。』看看天色又晚，但見：

火輪低墜，玉鏡將懸。遙觀野爨俱生，近睹柴門半掩。僧投古寺，雲林時見鴉歸；漁傍陰涯，風樹猶聞蟬噪。急急牛羊來熱坂，勞勞驢馬息蒸途。

當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，到得房內，兩個公人放了棍棒，解下包裹。林沖也把包來解了，不等公人開口，去包裹取些碎銀兩，央店小二買些酒肉，糴些米來，安排盤饌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喫。董超薛霸又添酒來，把林沖灌的醉了，和枷倒在一邊。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，提將來，傾在脚盆內。叫道：『林教頭，你也洗了脚好睡。』林沖掙的起來，被枷礙了，曲身不得。薛霸便道：『我替你洗。』林沖忙道：『使不得。』薛霸道：『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。』林沖不知是計，只顧伸下脚來，被薛霸只一按，按在滾湯裏。林沖叫一聲『哎也！』急縮得起時，泡得脚面紅腫了。林沖道：『不消生受。』薛霸道：『只見罪人伏侍公人，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。好意叫他洗脚，顛倒嫌冷嫌熱，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！』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，林沖那裏敢回話，自去倒在一邊。他兩個潑了這水，自換些水，去外邊洗了脚收拾，睡到四更，同店人都未起，薛霸起來燒了面湯，安排打火做飯喫。林沖起來暈了，喫不得，又走不動。薛霸拿了水棍，催促動身。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，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，叫林沖穿。林沖看時，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，只得尋覓舊草鞋穿，那裏去討。沒奈何，只得把新草鞋穿上。叫店小二算過酒錢，兩個公人帶了林沖出店，却是五更天氣。林沖走不到三二里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，鮮血淋漓，正走不動，聲喚

不止。薛霸罵道：『走便快走，不走便大棍搦將起來。』林冲道：『上下方便，小人豈敢怠慢，俄延程途，其實是脚疼走不動。』董超道：『我扶着你走便了。』攙着林冲，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。看看正走不動了，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，一座猛惡林子，但見：

枯蔓層層如雨脚，

喬枝鬱鬱似雲頭。

不知天日何年照，

惟有冤魂不斷愁。

這座林子有名喚做『野豬林』，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嶮峻去處。宋時這座林子內，但有些冤讎的，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。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。董超道：『走了一五更，走不得十里路程，似此滄州怎的得到？』薛霸道：『我也走不得了，且就林子裏歇一歇。』

三個人奔到裏面，解下行李包裹，都搬在樹根頭。林冲叫聲『阿也！』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。只見

董超薛霸道：『行一步，等一步，倒走得我困倦起來，且睡一睡却行。』放下水火棍，便倒在樹邊，略略閉得眼，從地下叫將起來。林冲道：『上下做甚麼？』董超薛霸道：『俺兩個正要睡一睡，這裏又無關鎖，只

怕你走了，我們放心不下，以此睡不穩。」林沖答道：「小人是個好漢，官司既已喫了，一世也不走。」薛
霸道：「那裏信得你說？要我們心穩，須得縛一縛。」林沖道：「上下要縛便縛，小人敢道怎的？」薛霸腰
裏解下索子來，把林沖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。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，轉過身來，拿起水火棍，
看着林沖說道：「不是俺要結果你，自是前日來時，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，教我兩個到這裏結
果你，立等金印回去回話。便多走的幾日，也是死數，只今日就這裏……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。休得
要怨我弟兄兩個，只是上司差遣，不由自己。你須精細着：明年今日是你周年。我等已限定日期，亦要早
回話。」林沖見說，淚如雨下，便道：「上下，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，近日無冤，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，生死
不忘？」董超道：「說甚麼？門前救你不得。」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，望着林沖腦袋上劈將來，可憐豪傑
束手就死。正是「萬里黃泉無旅店，三魂今夜落誰家。」畢竟林沖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柴進門招天下客

林沖棒打洪教頭

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，望林沖腦袋上便劈下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薛霸的棍恰舉起來，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，那條鐵禪杖飛將來，把這水火棍一隔，丟去九霄雲外，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。喝道：『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。』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，穿一領皂布直裰，跨一口戒刀，提起禪杖，輪起來打兩個公人。林沖方纔閃開眼看時，認得是魯智深。林沖連忙叫道：『師兄不可下手，我有話說。』智深聽得，收住禪杖。兩個公人呆了半晌，動彈不得。林沖道：『非干他兩個事，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付他兩個公人，要害我性命，他兩個怎不依他？你若打殺他兩個，也是冤屈。』

魯智深扯出戒刀，把索子都割斷了，便扶起林沖，叫：『兄弟，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，洒家憂得你苦。自從你受官司，俺又無處去救你。打聽的你斷配滄州，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。却聽得人說，監在使臣房內，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：「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。」以此洒家疑心，放你不下。恐這廝們路上害你，俺特地跟將來。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，洒家也在那裏歇。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，把滾湯賺了你脚。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，却被客店裏人多，恐防救了。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，越放你不下。你五更裏出門時，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，等殺這廝兩個撮鳥，他到來這裏害

你，正好殺這厮兩個。』林沖勸道：『既然師兄救了我，你休害他兩個性命。』魯智深喝道：『你這兩個撮鳥，洒家不看兄弟面時，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；且看兄弟面皮，饒你兩個性命。』就那裏插了戒刀，喝道：『你這兩個撮鳥，快攙兄弟，都跟洒家來。』提了禪杖先走。兩個公人那裏敢回話，只叫林教頭救俺兩個。依前背上包裹，提了水火棍，扶着林沖。又替他拖了包裹，一同跟出林子來。行得三四里路程，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，四個人入來坐下。看那店時，但見：

前臨驛路，後接溪村；數株桃柳綠陰濃，幾處葵榴紅影亂。門外森森麻麥，窗前猗猗荷花。輕輕酒旆舞薰風，短短蘆簾遮酷日。壁邊瓦釜，白泠泠滿貯村醪；架上磁瓶，香噴噴新開社醞。白髮田翁親滌器，紅顏村女笑當壚。

當下深沖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，喚酒保買五七斤肉，打兩角酒來喫，回些麵來打餅。酒保一面整治，把酒來篩。兩個公人道：『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？』智深笑道：『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？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？奈何洒家別人怕他，俺不怕他。洒家若撞着那厮，教他喫三百禪杖。』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。喫了些酒肉，收拾了行李，還了酒錢，出離了村店。林沖問道：『師兄，今投那裏

去？』魯智深道：「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。」洒家放你不下，直送兄弟到滄州。」兩個公人聽了，暗暗地道：「苦也！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，轉去時怎回話？且只得隨順他，一處行路。」有詩爲證：

最恨姦謀欺白日，

獨持義氣薄黃金。

迢遙不畏千程路，

辛苦惟存一片心。

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，要歇便歇，那裏敢扭他？好便罵，不好便打。兩個公人不敢高聲，只怕和尚發作。行了兩程，討了一輛車子，林冲上車將息，三個跟着車子行着。兩個公人懷着鬼胎，各自要保性命，只得小心隨順着行。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，將息林冲，那兩個公人也喫。遇着客店，早歇晚行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，誰敢不依他？二人暗商量：「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，明日回去，高太尉必然奈何俺。」薛霸道：「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個僧人，喚做魯智深，想來必是他。回去實說：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，被這和尚救了，一路護送到滄州；因此，下手不得。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，着陸謙自己去尋這和尚便了。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。」董超道：「也說的是。」兩個暗商量了不題。

話休絮繁，被智深監押不離，行了十七八日，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。一路去都有人家，再無僻

淨處了。魯智深打聽得實了，就松林裏少歇。智深對林冲道：『兄弟，此去滄州不遠了。前路都有人家，別無僻淨去處，洒家已打聽實了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異日再得相見。』林冲道：『師兄回去，泰山處可說知：防護之恩，不死當以厚報。』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，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：『你兩個撮鳥，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，兄弟面上，饒你兩個鳥命。如今沒多路了，休生歹心。』兩個道：『再怎敢？皆是太尉差遣。』接了銀子，却待分手，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：『你兩個撮鳥的頭，硬似這松樹麼？』二人答道：『小人頭是父母皮肉，包着些骨頭。』智深輪起禪杖，把松樹只一下，打的樹有二寸深痕，齊齊折了。喝一聲道：『你兩個撮鳥，但有歹心，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。』擺着手，拖了禪杖，叫聲：『兄弟保重。』自回去了。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，半晌縮不進去。林冲道：『上下，俺們自去罷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好個莽和尚，一下打折了一株樹。』林冲道：『這個直得甚麼？相國寺一株柳樹，連根也拔將出來。』二人只把頭來搖，方纔得知是實。

三人當下離了松林，行到晌午，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。但見：

古道孤村，路傍酒店。楊柳岸，曉垂錦旆，蓮花蕩，風拂青帘。劉伶仰臥畫床前，李白醉眠描壁上。社

醞壯農夫之膽，村醜助野叟之容。神仙玉佩曾留下，卿相金貂也當來。

三個人入酒店裏來，林沖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。董薛二人，半日方纔得自在。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，三五個篩酒的酒保，都手忙脚亂，搬東搬西。林沖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，酒保並不來問。林沖等得不耐煩，把桌子敲着說道：『你這店主人好欺客，見我是個犯人，便不來睬着，我須不白喫你的，是甚道理？』主人說道：『你這是原來不知我的好意。』林沖道：『不賣酒肉與我，有甚好意？』店主人道：『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，姓柴名進，此間稱爲柴大官人，江湖上都喚做「小旋風」，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。自陳橋讓位，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，誰敢欺負他？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，三五十個養在家中，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：「如有流配來的犯人，可叫他投我莊上來，我自資助他。」我如今賣酒肉與你，吃得面皮紅了，他道你自有盤纏，便不助你。我是好意。』林沖聽了，對兩個公人道：『我在東京教軍時，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，却原來在這裏。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。』董超薛霸尋思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有甚虧了我們處？』就便收拾包裹，和林沖問道：『酒店主人，柴大官人莊在何處？我等正要尋他。』店主人道：『只在前面，約過三二里路，大石橋邊轉灣抹角，那個大莊院便

是。」

林冲等謝了店主人，三個山門，果然三二里，見座大石橋。過得橋來，一條平坦大路，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。四下一週遭一條澗河，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，樹陰中一遭粉牆。轉灣來到莊前，看時，好個大莊院！但見：

門迎『黃道』，山接『青龍』，萬枝桃綻武陵溪，千樹花開金谷苑。聚賢堂上，四時有不謝奇花；百卉廳前，八節賽長春佳景。堂懸勅額金牌，家有誓書鐵券。朱蕤碧瓦，掩映着九級高堂；畫棟雕梁，真乃是三微精舍。不是當朝勳戚第，也應前代帝王家。

三個人來到莊上，見那條闊板橋上，坐着四五個莊客，都在那裏乘涼。三個人來到橋邊，與莊客施禮罷。林冲說道：『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：京師有個犯人，送配牢城，姓林的求見。』莊客齊道：『你沒福，若是大官人在家時，有酒食錢財與你，今早出獵去了。』林冲道：『不知幾時回來？』莊客道：『說不定，敢怕投東莊去歇，也不見得。——許你不得。』林冲道：『如此是我沒福，不得相遇，我們去罷。』別了衆莊客，和兩個公人再回舊路，肚裏好生愁悶。

行了半里多路，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，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，但見：

人人俊麗，個個英雄。數十匹駿馬嘶風，兩三面繡旗弄日。粉青氈笠，似倒翻荷葉高擎；絳色紅櫻，如爛熳蓮花亂插。飛魚袋內，高插着裝金雀畫細輕弓；獅子壺中，整攢着點翠鸚翎端正箭。牽幾隻赴獐細犬，擎數對拿兔蒼鷹。穿雲俊鶻頓絨絛，脫帽錦鷗尋護指。標槍風利，就鞍邊微露寒光；畫鼓團圓，向馬上時聞響震。鞍邊拴繫，無非天外飛禽；馬上擎擡，盡是山中走獸。好似晉王臨紫塞，渾如漢武到長楊。

那簇人馬飛奔莊上來，中間捧着一位官人，騎一匹雪白捲毛馬。馬上那人，生得龍眉鳳目，皓齒朱唇，三牙掩口髭鬚，三十四五年紀。頭戴一頂阜紗轉角簇花巾，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繡花袍，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，足穿一雙金線抹綠阜朝靴。帶一張弓，插一壺箭，引領從人，都到莊上來。林冲看了，尋思道：『敢是柴大官人麼？』又不敢問他，只自肚裏躊躇。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：『這位帶枷的是甚人？』林冲慌忙躬身答道：『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，姓林，名冲，爲因惡了高太尉，尋事發下開封府，問罪斷遣，刺配此滄州。聞得前面酒店裏說，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，因此特來相投。』

不期緣淺，不得相遇。」那官人滾鞍下馬，飛近前來，說道：「柴進有失迎迓。」就草地上便拜。林沖連忙答禮。那官人攜住林沖的手，同行到莊上來。那莊客們看見，大開了莊門，柴進直請到廳前。兩個敘禮罷，柴進說道：「小可久聞教頭大名，不期今日來踏賤地，足稱平生渴仰之願。」林沖答道：「微賤林沖，聞大人貴名，傳播海宇，誰人不敬？不想今日因得罪犯，流配來此，得識尊顏，宿生萬幸。」柴進再三謙讓，林沖坐了客席；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。跟柴進的伴當，各自牽了馬，去院後歇息，不在話下。

柴進便喚莊客，叫將酒來。不移時，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，一盤餅，溫一壺酒；又一個盤子，托出一斗白米，米上放着十貫錢，都一發將出來。柴進見了道：「村夫不知高下，教頭到此，如何恁地輕意？快將進去。先把菓盒酒來，隨即殺羊相待，快去整治。」林沖起身謝道：「大官人，不必多賜，只此十分勾了。」柴進道：「休如此說。難得教頭到此，豈可輕慢？」莊客不敢違命，先捧出菓盒酒來。柴進起身，一面手執三杯。林沖謝了柴進，飲酒罷，兩個公人一同飲了。柴進說：「教頭請裏面少坐。」柴進隨即解了弓袋箭壺，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。

柴進當下坐了主席，林沖坐了客席，兩個公人在林沖肩下。敘說些閒話，江湖上的勾當，不覺紅日

西沉。安排得酒食，菓品，海味，擺在桌上，擡在各人面前。柴進親自舉杯，把了三巡，坐下叫道：『且將湯來喫。』喫得一道湯，五七杯酒，只見莊客來報道：『教師來也。』柴進道：『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，快擡一張桌來。』林沖起身看時，只見那個教師入來，歪戴着一頂頭巾，挺着脯子，來到後堂。林沖尋思道：『莊客稱他做教師，必是大官人的師父。』急急躬身唱喏道：『林沖謹參。』那人全不睬着，也不還禮。林沖不敢擡頭。柴進指着林沖對洪教頭道：『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沖的便是，就請相見。』林沖聽了，看着洪教頭便拜。那洪教頭說道：『休拜起來。』却不躬身答禮。柴進看了，心中好不快意。林沖拜了兩拜，起身讓洪教頭坐。洪教頭亦不相讓，便去上首便坐。柴進看了，又不喜歡。林沖只得肩下坐了，兩個公人亦就坐了。

洪教頭便問道：『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？』柴進道：『這位非比其他的，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，師父如何輕慢？』洪教頭道：『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，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，皆道我是鎗棒教師，來投莊上，誘些酒食錢米。大官人如何忒認真？』林沖聽了，並不做聲。柴進說道：『凡人不可易相，休小覷他。』洪教頭怪這柴進說：『休小覷他，』便跳起身來道：『我不信他，他敢和我使一棒看，』

我便道他是真教頭。』柴進大笑道：『也好！也好！林武師，你心下如何？』林沖道：『小人却是不敢。』洪教頭心中忖量道：『那人必是不會，心中先怯了。』因此越來惹林沖使棒。柴進一來要看林沖本事；二者要林沖贏他，滅那廝嘴。柴進道：『且把酒來喫着，待月上來也罷。』

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，却早月上來了，照見廳堂裏面，如同白日。柴進起身道：『二位教頭較量一棒。』林沖自肚裏尋思道：『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，不然我一棒打翻了他，須不好看。』柴進見林沖躊躇，便道：『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，此間又無對手。林武師休得要推辭，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。』柴進說這話，原來只怕林沖礙柴進的面皮，不肯使出本事來。林沖見柴進說開就裏，方纔放心。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：『來，來，來！和你使一棒看。』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。莊客拿一束棍棒來，放在地下。洪教頭先脫了衣裳，拽扎起裙子，掣條棒，使個旗鼓，喝道：『來，來，來！』柴進道：『林武師，請較量一棒。』林沖道：『大官人，休要笑話。』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：『師父請教。』洪教頭看了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。林沖拿着棒，使出『山東大搦』，打將入來。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，來搶林沖。兩個教頭就明月地下交手，真個好看，怎見是『山東大搦』，但見：

山東大搨，河北夾鎗。大搨棒是鱸魚穴內噴來，夾鎗棒是巨蟒窠中竄出。大搨棒似連根拔怪樹，夾鎗棒如遍地捲枯藤。兩條海內搶珠龍，一對巖前爭食虎。

兩個教頭在明月地上交手，使了四五合棒，只見林沖托地跳出圈子外來，叫一聲『少歇。』柴進道：『教頭何不使本事？』林沖道：『小人輸了。』柴進道：『未見二位較量，怎便是輸了？』林沖道：『小人只多這具枷，因此權當輸了。』柴進道：『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。』大笑着道：『這個容易。』便叫莊客取十兩銀子，當時將至。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：『小可大膽，相煩二位下顧，權把林教頭枷開了，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，都在小可身上，白銀十兩相送。』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，不敢違他，落得做人情，又得了十兩銀子，亦不怕他走了。薛霸隨即把林沖護身枷開了。柴進大喜道：『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。』

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，肚裏平欺他做，提起棒却待要使。柴進叫道：『且住！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，重二十五兩。無一時，至面前。柴進乃言：『二位教頭比試，非比其他，這錠銀子，權爲利物；若是贏的，便將此銀子去。』柴進心中只要林沖把出本事來，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。洪教頭深怪林沖來，又要

爭這個大銀子，又怕輸了銳氣，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，吐個門戶，喚做『把火燒天勢。』林沖想道：『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。』也橫着棒，使個門戶，吐個勢，喚做『撥草尋蛇勢。』洪教頭喝一聲：『來，來，來！』便使棒蓋將入來。林沖望後一退，洪教頭趕入一步，提起棒，又復一棒下來。林沖看他脚步已亂了，便把棒從地下一跳，洪教頭措手不及，就那一跳裏，和身一轉，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臙兒骨上，撇了棒，撲地倒了。柴進大喜，叫快將酒來把盞。衆人一齊大笑。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。衆莊客一頭笑着，扶了洪教頭，羞顏滿面，自投莊外去了。

柴進攔住林沖的手，再入後堂飲酒，叫將利物來，送還教師。林沖那裏肯受，推託不過，只得收了。正是：

欺人意氣總難堪，

冷眼旁觀也不甘。

請看受傷并折利，

方知驕傲是羞慚。

柴進留林沖在莊上，一連住了幾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相待。又住了五七日，兩個公人催促要行。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；又寫兩封書，分付林沖道：『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，牢城管營，差撥，亦與柴進交厚。

可將這兩封書去下，必然看覷教頭。」卽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，送與林沖；又將銀五兩齎發兩個公人，喫了一夜酒。次日天明，喫了早飯，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，林沖依舊帶上枷，辭了柴進便行。柴進送出莊門作別，分付道：「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典教頭。」林沖謝道：「如何報謝大官人？」兩個公人相謝了。

三人取路投滄州來，將及午牌時候，已到滄州城裏，雖是個小去處，亦有六街三市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，當廳引林沖參見了州官大尹，當下收了林沖，押了回文，一面帖下，判送牢城營內來。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，相辭了，回東京去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林沖送到牢城營內來，看那牢城營時，但見：

門高牆壯，地闊池深。天王堂畔，兩行細柳綠垂烟；點視廳前，一簇喬松青潑黛。來往的，盡是咬釘嚼鐵漢；出入的，無非瀝血剖肝人。

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沖，發在單身房裏，聽候點視。却有那一般的罪人，都來看覷他，對林沖說道：「此間管營，差撥，十分害人，只是要詐人錢物，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，便覷的你好；若是無錢，將你撇

在土牢裏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若得了人情，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，只說有病，把來寄下；若不得人情時，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。」林冲道：「衆兄長如此指教；且如要使錢，把多少與他？」衆人道：「若要使得好時，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，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，十分好了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差撥過來問道：「那個是新來配軍？」林冲見問，向前答應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，變了面皮，指着林冲罵道：「你這個賊配軍，見我如何不下拜？却來唱喏！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山事來，見我還是大刺刺的。我看這賊配軍，滿臉都是餓文，一世也不發跡！打不死，拷不殺的頑囚！你這把哦骨頭，好歹落在我手裏，教你粉骨碎身。少間叫你便見功效。」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，那裏敢擡頭應答。衆人見罵，各自散了。

林冲等他發作過了，去取五兩銀子，陪着笑臉告道：「差撥哥哥，些小薄禮，休言輕微。」差撥看了道：「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，都在裏面？」林冲道：「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；另有十兩銀子，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。」差撥見了，看着林冲笑道：「林教頭，我也聞你的好名字，端的是個好男子！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。雖然目下暫時受苦，久後必然發跡。據你的大名，這表人物，必不是等閒之人，久後必做大

官。』林沖笑道：『皆賴差撥照顧。』差撥道：『你只管放心。』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，說道：『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。』差撥道：『既有柴大官人的書，煩惱做甚？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。我一面與你下書，少間管營來點你，要打一百殺威棒時，你便只說你「一路患病，未曾痊可」，我自來與你支吾，要瞞生人的眼目。』林沖道：『多謝指教。』差撥拿了銀子并書，離了單身房，自去了。林沖歎口氣道：『有錢可以通神，』此語不差。端的有這般的苦處。』

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，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，備說林沖是個好漢，柴大官人有書相薦，在此呈上。已是高太尉陷害，配他到此，又無十分大事。管營道：『况是柴大官人有書，必須要看顧他。』便教喚林沖來見。

且說林沖正在單身房裏悶坐，只見牌頭叫道：『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沖來點名。』林沖聽得叫喚，來到廳前。管營道：『你是新到犯人——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：新入配軍，須喫一百殺威棒。左右與我馱起來。』林沖告道：『小人於路感冒風寒，未曾痊可，告寄打。』牌頭道：『這人見今有病，乞賜憐恕。』管營道：『果是這人症候在身，權且寄下，待病痊可却打。』差撥道：『見今天王堂看守的，

多時滿了，可教林沖去替換他。」就廳上押了帖文，差撥領了林沖，單身房裏取了行李，來天王堂交替。差撥道：「林教頭，我十分周全你。教看天王堂時，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，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。你看別的囚徒，從早起直做到晚，尙不饒他；還有一等無人情的，撥他在土牢裏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」林沖道：「謝得照顧。」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：「煩望哥哥一發周全，開了項上枷更好。」差撥接了銀子，便道：「都在我身上。」連忙去稟了管營，就將枷也開了。林沖自此在天王堂內，安排宿食處，每日只是燒香掃地，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。那管營，差撥得了賄賂，日久情熟，由他自在，亦不來拘管他。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。那滿營內囚徒，亦得林沖救濟。

話不絮煩。時遇冬深將近，忽一日，林沖已牌時分，偶出營前閒走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林教頭，如何却在這裏？」林沖回頭過來看時，見了那人。有分教，林沖火烟堆裏，爭些斷送餘生；風雪途中，幾被傷殘性命。畢竟林沖見了的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國家圖書館



000435733



7.46

34

2

籍